



明齋先生集

二十三

行狀

卷二

~16
2376
24



和
2376
26-24

明齋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五

樂樓齋

行狀

吏曹判書松谷趙公行狀 乙卯

本貫京畿道楊州豐壤縣

曾祖侃 儀賓都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

妣宜寧南氏 令人 贈貞敬夫人

祖瑩中 僉知中樞府事 贈議政府領議政

妣海平尹氏 貞夫人 贈貞敬夫人

父翼 議政府左議政諡文孝公

妣星州玄氏 貞敬夫人

公諱復陽字仲初號松谷文孝公之第三子也趙氏籍豐壤者自高麗太師孟始太師實佐麗祖世襲圭組有諱季砮入我朝事世宗文科南原府使又三世至諱安國累持戎節歷官銀臺終咸鏡南道兵使以季子徹策宣武勳贈左贊成漢豐君於公爲高祖也嘗討倭寇在軍不妄殺一人人以此卜其有後及文孝公果大顯文孝公好學篤行爲世大儒學者稱浦渚先生相我孝宗朝吾先子誌其墓玄夫人永川郡守德良之女也公以萬曆己酉十一月壬辰生幼而明悟見物必指問其所以生之原文孝

公異之自知受書一授卽傳一見輒誦纔舞象已務記覽治文詞出遊庠序名聲藹蔚甲子之難文孝公從駕南下取公所讀冊題其面而與之曰國家不幸吾必死之人生莫貴於學問雖顛沛流離不可廢也公自是益自勵手中未嘗去書旣長博通羣書究極古今治亂之故慨然有措諸事業之志所與交皆一時勝流丙子變作文孝公糾義旅於南陽時勤王兵無至者獨忠清監司鄭世規領兵徑進聞者皆喜公曰南漢絕險虜未易猝犯今諸道兵俟其俱會首尾相連一時齊進可也若各以孤軍進戰一軍敗

而一軍進是以肉投虎何功之有卒如公所料南陽
敗文孝公入江都賊渡甲津公急往見檢察使金慶
徵畱守張紳而說之曰賊以小舸渡軍其數不多今
公等急棹船橫截使賊不得更渡縱憤激之士乘其
亂而擊之轉敗爲勝在此一時少遲則城已陷無及
矣時忠清水使姜晉昕在檢察所公又謂晉昕曰他
日朝廷論敗軍之罪皆歸君矣晉昕歎曰檢察輩嬰
兒耳持我唯恐暫離無可爲者二人則唯涕泣而已
公還仍奉文孝公以免明季戊寅春擢第隸承文院
庚辰由注書移檢閱時朝廷被虜脅調兵赴錦州衛

公上疏極言不可助仇讎以攻父母不報明季序遷
待教奉教陞典籍改兵曹佐郎又明季拜持平是歲
饑疏陳荒政下所司行之夏求出補結城爲優養也
未幾以事忤兵營爲其所構罷癸未叙復兵郎甲申
拜正言 上命將作就貴介第益宅費役甚鉅公累
啓請停旣而自內司鞫人下其案于鞫廳公又言內
獄治囚啓無窮之弊鞫廳承奉失按獄之體大觸委
官金塗遞職在散歲餘乙酉夏復由正言遷獻納是
歲又大饑公上疏請講究救民之策 命特減方物
有戚里人貳銓曹以私請除人邑宰公劾之 上命

政院招問公公對曰政官對人言兩大君皆有請兩大君卽 仁祖弟綾原子麟坪也 上命招政官詰之其人抵言無之 上令政院更問公安受時 天威大震省署諸官無不惴慄失措公卽草啓引避曰近來宮家請託行於兩銓之說喧騰閭閻官爵乃國家公器政官以宮家私請至於除吏豈不損傷國體人主寄耳目於臺閣許以風聞以開不諱之門不聞其臨之以嚴威也臣雖無狀職是諫官何忍舉引言根以辱朝廷乎及退夜已二鼓矣竟遞職丙戌丁內艱服闋拜弘文館校理己丑 孝宗卽位先是朝紳

有原洛黨之目洛卽賊臣自點原卽元相斗杓也二人各立黨相傾士或有不濡迹而混被標榜者公與僚友議欲請對陳之會 仁祖不豫未果至是都憲趙綱與沈大孚張應一等欲假以綱打異己計將成矣公以持平片言折其心使不得售己還玉堂當新政激揚之際論議臧否無所回避清陰金文正公慎獨齋金先生與宋同春九庵諸公皆徵詣京未幾皆有歸志公與同僚上劄言之館學儒生疏請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公入侍極陳兩臣道德醜正者詆公爲欺掩公又上疏痛辨庚寅春兼史職與修

仁祖寶錄夏 上以旱下教求言公上封事數千言
多人所不敢言者時政化更始而變說紛紜公爲之
辨析源委而極論之其歸則未嘗不本於人主之一
身以爲人君爲治以志爲先以 殿下仁孝恭儉之
德聰明英睿之資奮發大志痛自刻厲講學明理納
忠親善期止於至善之地則僕志之應正如時雨之
沛然矣 聖批優容而士類倚以爲重市南俞公坐
議 大行諡遠竄諸臣論救纔宥還而 上意猶未
釋一日夜對講訖 上從容問以得失公進曰近日
朝臣以言爲諱矣 上問何故公對曰蓋自俞棨事

以來羣臣惴恐緘口結舌甚非 社稷之福又言自
上諭憲長朴遜以合啓可停明日啓停而遜擢以是
朝臣疑 殿下之好承奉亦恐靡然而成風也 上
酬酢溫然曰此所以貴通上下之情也明日遜上疏
自慙 上遽疑公下 特教罷公職後數日 命復
竄俞公于北邊樂靜趙公錫胤上疏論救公並及俞
公不能得辛卯春坐微事與諸僚同被逮及奏當獨
公 命杖配樂靜又爭不得已而赦歸時文孝公已
罷相退居廣州之鳩浦公不以挫摠經心惟晨昏奉
侍講服經義怡怡如也壬辰冬敘復兵郎癸巳正月

拜獻納公去侍從班四季始有是除累疏乞歸養不許尋移修撰遷副校理一日講退 上特召公至前問文孝公起居曰大臣處鄉曲予甚缺然爾以此意往諭奉來爾則勿爲解官之計蓋 上意藹然或謂公製元日延祥詩其憂愛之誠有感於 天心者云三月拜吏曹佐郎兼知製教侍講院文學六月陞正郎七月薦入政府爲檢詳舍人兼弼善移執義以事忤旨遞授司成公之在講院也徐元履充進善素蔑學識進講多錯公屢摘其謬已而爲臺官言事多迎合公又言其不正元履大恨會藝文館以閱點薦翰

林公以點曾爲醜正之疏遏之元履揣 上素惡朝臣以同異爲進退遂乘時訐于 上 上震怒曰趙某敢以私憤阻塞無咎之人 特命罷公樂靜爲都憲上疏曰點傳會邪論詆辱先賢是何等邪詖而置之於萬世公論之地乎趙某只欲明是非定士論豈俯仰含糊善爲身謀者比哉又爭元履特陞執義之不可遂黜爲鍾城府使十月公加罪削爵蓋公與樂靜市南二公交契最深清裁盛名爲一時領袖人必並稱之以其進退爲世亨否其被譴也極力相伸救批逆鱗蹈危機不少顧卒至俱得罪而後己人益歎

之甲午冬敘還司成兼弼善移舍人乙未春遷執義兼輔德三月丁文孝公憂丁酉外除歷拜執義舍人司諫疏辭 不許七月還朝兼弼善尋移應教嘗於晝講贊善宋公浚吉陳營將之弊公曰吳越接界之國若使吳知其生聚教訓豈不見伐今計莫如罷營將而修明鎮管之制嚴立法令以專操鍊則無營將之名而其實勝於營將矣又曰營將巡歷及官門試射軍士贏糧待候其弊難堪臣愚有一計焉各邑軍兵皆以隣近作隊以一旗爲一契擇定旗摠使之習技於其村無點集勞費之弊而技藝自精矣且自古

名將皆有別抄之兵臨戰取勝率以此岳飛背嵬之類是也 上稱善後日講詩之青蠅章公極言讒諂之可畏反覆陳啓 上爲之改容曰所言甚切予心良用感動可不體念哉講罷公進曰我國貢物旣爲痼弊京外賦役都無定制救此之道莫如大同行之湖西民役頓輕而國家亦有餘儲實上下俱足之道也王政貴於平均可行之人道也 上泫然之申令備局使之速議先自湖南行之公又言經筵方講詩經向裏工夫尚似不甚切要近日林下讀書之士出入經席若以心經近思錄等書進講必有啓沃之益

明齋通補卷四十五
矣 上欣然從之宋公曰趙某家學甚優宜久置經
幄以備顧問 上允之公在講筵凡所論說每引古
義參以時事務開 人主之意至於理欲之分善惡
之幾尤惓惓焉嘗進白曰凡人欲仁則必先去己私
又曰理欲之間克念則為聖罔念則為狂聖狂之分
只在毫忽之間又曰善之當為惡之當去非特匹夫
之所當勉帝王尤當惕念又曰在天為元在人為仁
先儒以敬直義方為為仁之方也願 上深體行之
上皆虛襟嘉納有疑義必顧問玉堂之意如何也有
冬雷之異與同僚上劄陳開言路任士類禁侈俗詢

民瘼四事移執義論卿宰率畜官妓者並請刷還怨
謫蝟集 上亦以摭摭攻伐下嚴旨公辭遞還鄉里
已而 特拜副應教召之戊戌二月還朝復廡舍人
執義還玉堂 上御春塘臺試文臣公居第三是日
上命大將李浣等射命錫上駟賞之以馬不肥殿官
重獲譴後日 召對公引宋王德用辭射事以為言
且曰殿官有罪則罪之而已聲色太露是豈所望於
聖明者哉 上色甚溫曰不覺至此此實工夫不篤
之致敢不虛受其明日又 召對纔罷退陞拜同副
承旨公入 榻前懇辭 上曰出入經筵已久故予

明齋通和 卷四十五
特除之勿辭 上嘗論宋事曰高宗有宗澤岳飛而
不能用若使孝宗當此時用此人復河北不難矣最
是韓世忠西湖騎驢岳飛莫須有之語可爲宋高一
慨公仍請以張九成所謂剛大者爲心焉刑曹杖斃
擊錚人公啓曰我國擊錚卽古登聞鼓之意囚禁刑
訊本非古制子弟遭父兄之患小民被豪勢之侵不
有此路何所控告過用嚴刑先斃杖下遐遠殘氓抱
冤徑死誠可矜惻請推覈官吏又以冬雷草啓陳戒
請申飭中外疏決滯獄慎省刑杖十一月拜大司成
時大臣陳劄請以所徵儒臣兼帶師儒前任者以是

辭遞公亦疏辭章下大臣大臣言公文學實合此任
請別設祭酒以處儒臣己亥正月移拜吏曹參議時
尤庵宋公長銓自以新從草野用入之際所以秤輕
重而劑酸鹹者多歸之公五月 孝宗昇遐拜換集
廳堂上兼承文院副提調 山陵畢公三上疏請
上立志務學且請講求賑救之政其第二疏略曰
先王勵精圖治親賢講道慨然奮發志回三代天崩
地坼奄棄萬姓斯乃東方萬代之至痛也惟我 殿
下明睿首出卽阼以來政令舉措無不當于事理合
于人心舉國臣民想望至治臣父一生沉潛於聖賢

之書每以聖人之學先王之政反復陳達於兩朝前後論說發於血誠臣誠愚蒙請以所聞於先臣者爲殿下誦之古之聖人履至尊之位以至德行至治者二帝三王是也孔孟之學祖述憲章遠紹其統欲學二帝三王之道惟當先求於四書而已殿下自在春宮論孟大學皆已進講而今於經筵方講中庸誠願殿下建立大志專意學問斷然以聖賢自期不徒讀其書必究其理不徒究其理必踐其實隱顯表裏明白純粹如是而後措諸政令發爲事業所以致唐虞三代之盛以成先王之治其在斯矣庚

子四月遞吏曹五月由禮曹參議移大司成七月復拜吏曹上以歲凶荒求言公上疏言殿下踐阼之初臣語諸儒臣三季之內宜務安靜唯以保聖躬講聖學爲主今者聖候違豫經筵停廢日月易得機會漸失天下不如意事眞可謂十八九也調攝之中固難開筵而只於卧內召對儒臣使之講論義理而殿下僂坐而聽之卽何待於溫繹文字誦習章句而後乃爲講學乎因極論荒政請擇朝臣之有心計誠實者別立稱號專屬以裁省賑救之責上下備局議遂設裁省賑恤廳以公及吏判洪公命

夏副學俞公爲句管堂上公累疏辭 答曰爾之才
局允合此任廟堂之薦實出公議且凡設施之事必
有主議者而後可成從速察職俾無遲滯之患公乃
謂同僚曰吾輩有一毫私意茲事不諧矣先請諸道
被災之處田稅身役一併蠲免而取各司各營所儲
米布銀貨及江都南漢之米以充之又請募粟諸帖
並差減常式以廣應募 上皆從之又請留兩湖大
同米一萬二千餘石並賑本道如騎步砲係收布之
屬或全免或減半又轉漕兩西米五萬石以補國用
御供物種饌膳紙品炭木等物亦多稟旨裁損踐夏

卒皆不番上而自京募立如操鍊歲抄徵運等事皆
停之公猝當重任其所措置賑需若取諸懷中而用
之運移蠲貸遠近緩急詳量熟度靡不合宜又爲賑
恤事目二十餘條頒行之委曲纖悉次第備具見者
莫不歎服辛丑二月移禮曹四月拜大司諫時旱災
尤慘上疏請行審理又與同僚上劄言今日之上答
天譴下慰人心其可不反之身而求之心乎古之帝
王以天地之心爲心故其行事無非天理之正也後
世人主專以一己之私爲主雖或勉強爲善特假借
之而已故終不能勝其私而亂亾隨之以 上聰明

明齋通志卷四十五
誠立大本勝一己之私反天理之公則卽此一念可
以上格天心下副人望孔子所謂一日克己而天下
歸仁者此也又言近季以來奢侈成俗禁令不行財
耗民窮職此之由謂宜申明法令嚴立科條久任執
憲之官專責禁制之事公主嘉禮當在秋間亦願省
減浮費一以導率民俗一以警畏天災 上答曰戒
誨懇懇可不服膺爾等益殫其誠以補不逮遞還吏
曹是夏旱勢益酷畿甸及三南失稔尤甚在前旱田
以一季再食不給災公請給之田賦身役蠲免等事
一如庚子壬寅二月移禮曹承 命與二品以上會

議貢物之當減者所減米一萬二千餘石又請減湖
南大同又與俞公上疏請留湖南田稅以賑本道堤
堰司久廢所在堤堰破缺填塞或爲宮家折受或爲
土豪冒耕公請復修築舊堤之外凡有水源可以灌
溉者皆令築泐開渠處處儲水以備旱災又與俞公
聯疏陳修省之道且請流亾逋欠並行蕩滌又奏遣
御史以救活之策別爲條目以授之流民散入嶺東
北者令所在賑濟道路棄兒收養者皆令予之由是
多得全活京中於宣惠廳訓練院兩所設粥公主管
訓練院朝夕蒞視親饋之如士族孤寡及老病無力

明齋通利卷四十五
不能就食者則令漢城府抄出計口給糧活人署病
癘者日給其糧又爲藥物以救之遇雨則令郎屬載
米與苦周視分給及停賑公以爲仰哺之類遽失賑
粥必致餓死各給糧資而遣之無不攢祝感涕而去
者蓋自庚子歲至于壬寅八路大無兩南最甚畿湖
次之飢民至數十萬人重以癘疫大熾死者相屬公
受任以來夙宵憂瘁忘其寢食惟恐一民之未活移
東補西損上益下飢者哺病者藥死者得以斂埋民
雖飢困未嘗嗟怨每當蠲免節損之議大臣與度支
之官動以經費難之公於 上前竭誠爭論有若私

事同列頗不悅而 上常多從公言所施設後皆著
爲令式議者以爲使飢民皆知朝廷哀恤之德意寧
填溝壑而終無嘯聚之患者實公與俞公之力也五
月拜副提學又請審理冤獄八月特陞禮曹參判兼
備局有司堂上承文院提調同知義禁十二月拜大
司憲先是 上命宮家免稅以田五百結爲限臺論
以爲過多 上遂反汗限田之命又以宮庄事平山
之人有拿致京獄者公論之不已又有一諫官外補
諫院方請還收而遽 命發送公又引避仍及其事
忤 旨而遞臺諫有不悅者因中以事罷歸鷗浦癸

卯三月拜漢城右尹四月移兵曹參判出爲開城留
守既赴任首訪境內孝子貞婦悌弟嘉賞存恤之百
姓風動雅愛故都山水公餘輒屏導從命籃輿逍遙
吟嘯竟夕而還八月議復賑恤 上思公特召爲備
局堂上復主賑事尋拜吏曹參判遞移右尹公決意
退休再疏乞罷歸 不許遂出江外上章 上答曰
以予思之卿無可去之義十二月拜江都留守甲辰
正月遇丁丑城陷日自爲文祭當時死難諸人首修
戎政閱軍案整隊伍鍊士習藝懸賞勸能繕修器械
增造舟艦五月還拜亞銓大臣有言江都重地當久

任責成 命仍前任府有大清昇天鎮江三大浦可
作陂堤而自古稱難築公皆築爲長堤鑿石爲礎時
其蓄洩合二十餘里得水陸田沃壤數千頃再以軍
事入奏所陳無不 賜可公以江都形勢廣闊防守
甚難井浦爲天設之險請築一城以備緩急 上欲
從之爲任事者所沮又上丁丑死事人黃善身具遠
一等並請褒贈選諸生之秀者聚而教之又取鄉約
增損其節目以諭民民有以事至庭者親自告語以
惇孝悌力耕稼諄諄不倦又召境中耆老設宴以飲
之自奉甚儉府屬諸島魚蛤之屬率多減除案上罕

有兼味人或爲言則曰此豈不足吾所耶自廩庾之儲以至魚鹽薪芻之微皆倍蓰於舊案乙巳四月上始幸溫陽之溫泉公露章請停不從時議惜公久於外同春宋公言公經術不可不召置帷幄六月還拜副提學九月宋公建言元子幼冲請加置輔養之官上可之曰中廟朝命以老成差是任意實有在後世當遵之使銓長詢于廟堂皆以公應命辭不許公以爲國家大本唯在於正養儲嗣每進講手指口喻解釋詳盡又以古人格言善行易以解聽者縷縷陳說以至動作周旋之節必以禮儀引

導少有情色規諫切至元子雖在冲季亦知公之至誠每事循蹈箴戒宋公又言師儒之臣數遞請擇人兼任以專訓迪遂以公兼大司成復兼備局堂上時公入則陳謨前席侍讀胄筵出則講說泮宮謀議籌司望實俱優輿論稱焉十月有雷電之變公與同僚啓請曰御經筵諭留儒臣又上劄請於卧內引接臣僚頻賜講論又言勿踈直諫之臣勿獎讒佞之人私逕之害政者裁之以法官寺之假寵者示之以威又言王者之政莫先於理安生民請給災旱田半減軍布均節貢案明慎刑獄勿謂天道高遠而弛

敬畏之心民事可緩而忽保恤之念儒臣已去而怠
懋學之誠國勢難回而輟有爲之志仍再疏乞免
不許十二月又上劄以爲當今所大憂在於 聖志
之不立 聖學之不講上下情意之不通言路獻替
之不廣弊政害法之不祛丙午正月日食與同僚又
上劄申前疏之意未幾 命開講筵公言開講之命
出於累季停廢之後請召在野儒臣以待講席 從
之又請早舉 春宮冊禮時 元子甫六歲 上以
幼難行禮持之再請乃許二月移大司憲有黃赤雪
之災上疏請專精心學獎進忠諫嚴宮闈之禁崇儉

約之節先是以溫泉從行功 命加諸臣資而戚里
數人預其中臺諫言微勞不足賞久而 不允公於
疏末言諸臣賞加之論今已經季是何大事而堅拒
至此 殿下曾有停論後拔去數臣之教若使數臣
誠有可賞之功則不應獨爲拔去終若拔去則曷若
亟從臺論之爲快乎此未免私意之發好勝之歸而
有害於大公恢弘之量也四月扈 駕溫泉請褒道
內孝悌節義之人聳動風俗五月因微事遞職卽歸
鄉舍六月復拜吏曹參判累疏辭時虜使以有查事
來公以 君父憂辱不暇顧嫌遂入朝事已卽復還

鄉八月移都憲又移玉堂大臣言 元子輔養官未備久未開講請速召還 上特下諭公不得已乃還朝至日以復卦反善君子道長之義構疏請 上順時反己納忠親仁十二月又上疏略曰人主之學與不學係天下國家之治亂頃者法筵重開旋復停廢明道進德何等大業或作或輟固患滅裂况乎作之至罕輟之常多乎不敢知 燕閒之際所留意者何事閭巷傳言宗室駙馬出入禁中常以射的等事昵侍左右斯言不勝藉藉不但害于 聖躬妨于政事而已爲累大德何可勝言人心不可二用苟有係著

于彼必將放失于此玩物喪志未足喻此無則加勉有則痛斷竊有望於 聖明也且念 元子輔養之責不但在講學而已凡起居動靜皆宜預聞而今則至於疾患亦漠然不知其視古者朝夕與處之制不亦遠乎臣意宜令輔養之臣雖非開講之時常出入起居或講論文字或陳說箴戒若或有疾恙許同醫官入參診視實合事宜洪相命夏讀之曰真是儒臣之言也丁未正月移吏曹參判以疾請告 上對羣臣念之洪相白公家貧冷落致傷 命遣醫看病賜以藥物再疏許遞未幾復拜焉 春宮行冊禮置官

屬公改輔養官爲右副賓客先是虜使之有嘖言也大臣鄭太和等遽以歸之於上虜人至論上以罰金兩司奏劾大臣及奉使臣許積上命竄兩司公上疏極言此是禍故以來所未曾有非臣子之所忍聞殿下雖以大臣爲重抑不念士氣斷盡義理晦塞之爲大可憂乎國家命脉只在於一線士氣又從而摧折無餘則主勢孤而國無類矣上意頗悟繼有投疏詆公及諸名流者公連疏求退時以歲飢復設賑廳大臣請又以賑事委公戊申二月公乞解於筵中曰若蒙恩遞庶可專力於賑事矣始許遞

旋拜副提學三月特陞禮曹判書己而兼弘藝兩館大提學公上疏固辭不許一日戶判金佐明於榻前進言論朋黨之弊而反有所蔽公與之爭辨上不以佐明爲是而且溫諭兩解之公出而辭職上答曰卿意予已知之今乃引嫌都俞一堂之意安在更勿爲辭旣而相臣許積因此構誣公請置於罪上悉記公所奏斥積以誤聞積慙沮而退公又疏辭優批不許而積又撫公疏中邁悶之語以自訴必欲罪公前却數四上終不答後積因事累撼公上雅知公忠誠得無害七月拜大司憲俄還禮判十二

月爲庭試考官坐事罷職歸省先塋九庵宋公言於
筵中曰朱子有言人之血氣俱病鍼藥難施者但灸
丹田一穴卽回眞元國家之收拾衆君子聚精會神
亦猶是也近來趙某事只坐無情而其爲國之誠至
矣不可久廢 上亦然之尋拜判尹且以賓客 下
旨召己酉二月拜大司憲還朝時 神德王后事復
起公以同知春秋將往考實錄於江都 上曰賓客
只有趙某可送他員三月移刑曹判書同春宋公言
曾聞古規副提學不兼禁府以經筵之官不可攝刑
獄劇任故也今日賓客之任不翅玉堂而秋部煩劇

又非金吾之比 上遽命改之移右參贊已而宋公
乞歸公於書筵陳宜畱之意又上疏言宿儒在朝前
席日開中外歡忻佇見 聖德之日新而心經一書
纔講半部便聽儒臣之去將爲廢閣之歸况 王世
子異質首出尤宜及此冲齡早加諭教願深畱 睿
念毋使耆碩忠懇之臣遂其遐心六月拜大司憲已
還右參贊始安民倉之設也條例有曰不及逢點於
元山者死旣而有犯者主吏篙卒已斷以死律廟堂
建議令海西京畿舟師合操於洋中京畿水使馳啓
請分長山串東西行之蓋以長山以西海路至險風

高則舟楫多敗也備局不許使之刻日合操二事皆重臣有力主者公劄論其不可又登對言之船人得減死論而舟師亦免合操八月 世子將行入學之禮當出大提學擬古博士之任大臣啓曰文衡重任非人人所可堪當而窠闕未差復以其人擬望亦是政曹體例趙某曾經主文自嫌不擬臣等添書其名並爲圈點以入公遂復拜公固辭 答曰春宮入學在近宜勿辭仍進拜吏曹判書時相臣嘆公未已累阻銓長公議日激竟不能闕公不欲出而以習儀承牌進參又承牌入賓廳議定 神德王后徽號退輒

控辭不行本曹事及期公齋沐赴 召入宿泮村干支 世子謁先聖入明倫堂公升講座 世子執冊北面公爲講小學首章禮成奉奠幣歸薦于家廟上賜熟馬以嘉之既又陳疏辭職 答曰卿辭雖至此予無允許之理以考史往江都 世子賜以珍劑歸又疏辭不許十一月請對言北道全家定配之人其數甚多其中豈無冤枉乎且北土大饑而流配遍滿主客俱竭宜有疏決 上卽命設廳疏決蒙釋者萬數庚戌二月 世子冠禮筮日公上劄言冠者禮之始也今士夫之冠其子亦必廣延親友乃所以敬

其事也山野碩學之臣皆合招延咸造在列以成嘉
事 上允之與大臣議定 世子尊名製進冠禮教
命文四月兼同知經筵時同春宋公承 召造朝論
湖南伯金澄爲母設宴不宜坐贓爲揆路所忌公常
以 聖朝師臣禮賢之美比隆三代不可不承權輿
以貽後譏每勸 上以招延自近其在野者則又時
加存問以示眷顧之意至是宋公竟不安而去然終
公之世 上之禮貌儒臣不衰七月又拜賑恤廳堂
上辭 不許乃上劄請勿徵稅陳田又言牛疫熾發
而屠宰無數飢民無牛何以耕作宜令京中及外方

亟罷屠肆 上卽命施行公自長銓曹不悅者必欲
齟齬之公亦久有辭退之志一年之中引疾而入者
過半前後辭單不知其幾而 上每以溫諭強起之
公每不得已而復出也爲之憂見於色先是朝廷以
廣州爲保障之地將官久勤者與京各廳將官一體
調用每於都日本府報兩銓除職者已有例公之族
弟有爲廣州千摠者累季勤仕自州申報公爲之理
大司諫沈粹遂以此構公謂之私用白徒公不强辨
三疏引咎求罷左相許積請許公辭 上曰予意則
吏判無可遞之事章數十上或有勸公復出者公曰

明齋遺稿 卷四十五
吾思之熟矣遂稱疾篤 上不能強勉從之居二日
復拜禮曹判書 命招公詣闕陳疏懇辭不許公歸
意已定而以業已受 命賑濟不宜悻悻乃復強出
時庚戌之冬也是歲大侵百穀皆無冬又大寒民飢
凍死者已相屬於路公於是不暇爲身計矣同列或
有大言凶荒不甚者裁省之議動輒矛盾公謂之曰
賑事太密則惠澤不廣又於 榻前備陳民事之危
急而曰國家經費固不足而外方更無著手處兩湖
田稅當悉蠲減獄中輕囚亟宜疏放又請呼召在外
儒臣以圖共濟 上多從之辛亥元朝自賀班退始

感疾七日朝見陰霧四塞歎曰人日不清今歲死了
許多人矣以所言田稅事爲大臣及度支所格不得
如意憂歎不已口號草疏曰臣近聞民方飢死日日
所聞無非驚慘傷心者不知前頭死者又不知幾千
萬人若不爲之變通而一切上納則何以救得一分
民命而有辭於轉死之民也民命一絕不可復續民
心一離不可復收此臣之所大懼者 殿下哀恤窮
民之念雖每切於厦氈之上生死肉骨之恩未盡究
於翳桑之下臣竊不勝慨然也 上覽劄感悟卽傳
曰明朝大臣及賑恤堂上來會禮判亦令進參公強

明齋遺稿 卷四十五
起欲赴 命諸子以公疾未間爲憂公曰茲事係萬
民之命吾不進事必不成遂自力造朝會大臣有故
命明日宴會公至備局而退有客來謁公方憊困聲
氣未屬猶語民事不已是夕素患痰證猝劇明日使
子具疏陳病不得進之意起署名惟謹十日朝疾已
革猶精神不亂無一語及家事日向申扶起而坐儻
然而逝享年六十有三計聞 上震悼特甚問侍醫
曰禮判以何病喪逝耶乃 下教特賜喪需曰趙某
輔養東宮多勤勞有眷眷之誠今乃卒逝予甚驚慘
又命賜東園秘器一副或言 世子曰 上有是賜

云後數日 引見備局諸臣出示公劄命卽施行而
嗟悼久之輟朝致祭並如例 世子再遣宮官致弔
祭公歿後家無甌石自含襲至葬祭皆賴公私賻祿
以成之上自公卿下至輿僮皆奔走來哭至於飢氓
相聚號於大道見者咸咄咄曰真古之遺愛也以三
月廿一日干支權厝于交河縣東銀田里明年二月
干支葬其山負酉之原公質厚重而性通明居忠信
而好氣節早植志業以任重致遠自期好賢樂善冠
於當世幼純孝在父母前愛敬俱至文孝公晚季鄉
居菽水不給公躬漁釣以供甘旨遭喪一遵禮制祭

明齋遺稿卷四十五
祀極其誠敬雖盛寒不廢澡浴生朝悲哀終日子弟不敢進以杯酌先世祧主以長房貧殘權奉于家享祀盡虔墓祭不效世俗輪回遠代表碣皆極力營暨至於公家祀享澡潔如私祀友愛兄弟怡怡和樂視諸姪無間已出教諸子以敦尚質行無事空文內外族黨恩意周遍遐方踈屬歸之如其家無不滿望而去與人交不以涼熱存歿而少變撫視故人遺孤皆盡心焉其於困厄之際尤孜孜接人甚厚人無賢愚親踈待之一以悃悃其在鄉村翁野叟挈榼爭席不知其爲顯貴也或有以客煩造訕者家人請謝客

則曰人來見我我何拒之也平居顏貌閒泰僮僕有過不加詬罵吏胥犯罪未嘗鞭箠人有片善一藝樂聞而稱道之間人過差則恆若不聞見人挾摛隱微者尤淡斥之急人之窮如救水火以故所至人無不以誠心愛慕者其仁厚之德如是而至臨是非辨淑慝辭嚴義形毅然不可犯立朝非公事未嘗造大臣之門有權貴子弟登第賀客填門公獨不往又時相求與託婚終不應又未嘗折輩行與季少名官相從其趨時好干驟銜者則尤不肯借色辭爲籠罩之計在名途數十季座上未嘗有一密語客常言小官不

明齋遺稿卷四十五
宜輒與大計參議銓曹時議擬一亞長郎官初難而後從之既而言路受郎指以未及停當而注擬請推公緘答曰銓衡之柄判書主之參判以下不過與議郎官又在其下所謂停當者郎官稟議於堂上之謂也豈有堂上停當於郎官之理以此後進輕忤者多不悅至或妄肆詆排而識者以公言爲合於栗谷先生所論云獨好寵引儒素拔舉遺逸如吾堂叔龍西公及趙公克善申公碩蕃皆公所推轂也至於古人之守節死義者咨嗟感慨表揚潛光唯恐其不亟忠烈旌褒之典久闕而不舉者多建請行之如表故東

萊府使宋公象賢之墓 賜故校理金公麟厚大司
憲鄭公蘊金公德誠副提學鄭公弘翼故宗英龜川
君晬錦山君誠胤之諡 贈故佐郎姜公沆吾從祖
弼善尹公烜參議安公邦俊掌令趙公涑鮮于司業
浹及故義兵將金德齡鹿島萬戶李大源北評事鄭
文孚等官或專或贊公皆有力焉嘗以內翰曬史于
赤裳見乙巳史官安公命世事而最悲之後聞通津
士人閔埤於丁丑之亂一門十三人皆節死並訪其
子孫達於 榻前八銓皆收錄之嘗欲建立一司視
忠勳府收聚忠烈子孫厚加廩養而未就也蓋公於

明齋遺稿卷四十五
少時讀文山集至淚下不能讀其忠義之素性如此
四方賢祠儒院之事必力主而贊成之先賢子孫率
多薦拔退溪先生宗孫死而無後故及第李嘉相死
孝於江都亦無子俱以夫妻俱歿不得援例立後公
並奏言之兩家俱得繼絕自有牛粟從祀之請以來
邪說繼作逮庚寅柳稷之疏而極矣文孝公力辨其
誣至於去國而時諸儒造朝無一人爲上明言者
公嘗貽書吾先子爲之慨然必欲放淫衛道身任眾
休以此一生在羿彀之間晚季終遭跋扈者蓋以此
也居官守職遵法不違自言嘗從史庫歸文孝公在

新昌枉駟歷覲文孝公淡責之不與語良久是後恐
懼不敢違法云外方禮饋過常數則不敢受有邊倅
送藥參公却之已而有債帥行賂于相門被摘治者
倅家自畏使人遜謝公曰我恐人知我却也每言士
大夫有營利之心則其餘無可觀矣是以終身無一
區之宅一頃之庄平生不燃蠟燭不服薰香無音樂
宴好之娛絕碁奕玩戲之好其視財利芬華如惡惡
臭時或冠服不具借人趨朝僦屋遷徙坐客無席而
常湛然自適也獨急於濟眾自始仕至沒世無一日
一念不在於生民便民之政靡不講究有從四方來

者必問其民物盛衰水旱豐歉嘗曰吾自幼時便以萬民利病爲念嘗嘆曰一夫一婦之所耕作幾何而何近代賦斂之厚耶一以革侈風而裕民財改貢案而紓民力變軍制而平民役行鄉約而善民俗爲先前後屬歲饑疫受命賑濟竭慮焦思救焚拯溺蠲賦發倉左粥右藥蒙袂無告之徒賴以肉骨者蓋不知幾千萬人人有胥災專務蓋覆金吾議讞多從輕科洗冤伸枉有不可勝計而公不以自有事已則若無所爲者至於昆蟲肖翹皆加隱恤所畜雞狗不食牛馬老死則埋之蓋亦天性然也明達精練善於裁處

而常持大體爲長慮遠圖不規規於細務戊申春奉審 寧陵歸奏 陵上石物安排於客土之上故交縫之處漸生罅隙歲久必至傾側宜並去欄干等石以石灰填實爲永久堅固之圖以一時杵築爲未安而不爲修改非萬年計矣 上不省後當遷 陵時上始追思公言云處論思之職最久每勸 君上以立大志懋聖學行王道圖至治而要之以至誠爲之本登筵敷陳上章論奏無不明白懇惻自 先朝進言者多以剛武之說投隙公力排其說獨以仁厚開導至於興廢安危之機公私邪正之辨衰職之闕時

政之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上亦深察公悃誠或有 譴責旋即起用讒謫旁午而 倚毗不替輔養 春宮累季侍講一心匪懈兼數劇務逐日赴衙有時 暮歸雖甚倦必正冠端坐讀將講之章熟習成誦早 起趨講小學孝經等書皆公所授積其誠意感通 聖心故歿後追悼之 教尤切於斯焉少負重望而 未嘗急於榮利故玉堂錄與三字銜最後於人中季 言事數黜所守愈確儕輩皆已取卿相獨沉抑不前 人爲公歎息而終不少貶而求進 寧陵末季方嚮 用儒術公於是特被 親擢以遺後嗣 顯宗卽作

眷顧彌隆公感 兩朝知遇與宋九庵同春洪沂川 俞市南諸公同志共貞庶幾係合善類弘濟時艱既 而二宋公先後退歸洪俞二公相繼傾謝其終也獨 公一人在朝而奸猜敲撼未已久滯列卿竟未登三 事以畢展素蘊踴躍惓惓欲去未能而身已病矣方 其力疾遲徊也人或有所疑者公曰唯恨其不早 退耳今則民命將盡不可捨去數月之後唯吾所欲 耳其盡瘁死己之節炳然可見嗚呼公歿之歲殍殣 枕路溝渠皆滿公歿之後時事一變羣怪百出人皆 曰使公而在必不有此就使有之必能救得一半有

志之士或至於爲之流涕也公看書一下數行一過
眼終身不忘在史閣閱秘藏數百卷了然皆記爲文
肆筆卽成略無凝滯華贍典重用無不宜少好讀綱
目馬班史人謂其文章本之六經而得於史傳者爲
多云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貞夫人德水李氏觀察
使景容之女明惠柔和在孝於父母既嫁不衰遭
喪執制甚固兵亂飢困之中亦不變食事舅姑愛敬
具備下逮旁側委曲逢將咸得歡心佐公內治克順
以正在公前未嘗詈僮使公甚敬之素性儉潔既貴
猶服木綿青裙於外物僂身之具一切淡然雖至親

任官內外未嘗干請公所得賜遺輒散盡於族媼承
意唯命常如不及松京素號鋤穴而飯器弊終不易
而歸其不以一毫累公類此聞世俗婦人之尚芬華
治財產以爲能如無聞也有一宰與公分厚以苞苴
獲諂夫人亟諫公請絕之公之爲松都也有所不安
于朝者求出焉夫人止之曰雖外官求之則爲苟矣
其通識義理又如此先公四季卒享年六十初葬于
廣州大旺里觀察公塋內己酉十一月移窆與公同
墳而異室舉子男四人女三人男長持衡有才行不
幸早夭次持成於夫人喪過毀不勝次持謙擢第今

明齋遺稿卷四十五
為檢閱次持元女適士人洪九成次未行而天季適
說書吳道一持衡一男命德一女婿士人李世勉持
成一男持謙二女持元三女洪有二男文度履度二
女婿生員李蕃士人李萬碩吳有一男嗚呼公生稟
陽德學得庭訓故以忠孝仁厚為主本淹通經史該
貫體用故以君民世道為職任自在場屋不屑溫飽
纔為小官便懷經濟者王孝先范希文之志也明揚
草野登進儒術常宗善類以獎王室者陳仲舉呂晦
叔之忠也至於尊道統斥邪詖昌言正色不以偏黨
禍福動其心者即文孝公之盛業所以兼夫尹和靖

胡康侯之義而公實善繼者也立朝四十季歷事
三朝根柢乎士林冠冕乎朝端誠乎人主澤流生民
若公者真所謂王之蓋臣而有德有業之君子歟公
與吾先子及叔父石湖公堂叔龍西公自少友善有
兄弟之義出處雖殊臭味不爽吾先子之喪公為之
服麻來哭甚哀其奠文有誰為為善之語即此而可
見其交道矣拯不類屏蟄未克常操几杖於門下而
心知為父友之賢者悅慕講服無異於吾師市南公
矣公之藏與吾先子之墓隔一麓故每省掃而至必
往拜之亦曾以文字薦余哀誠而歸今檢閱手錄公

始終俾拯揆次爲狀拯昧於識拙於文雖情不敢辭而義不敢當顧賢子能知公志事故所以敘述之者精粗隱顯靡有遺蘊雖復能言何以加諸遂就加刪定如右而間附平日所聞於家庭及師友者以俟世之尚德君子有所考信焉

高城郡守 贈大司憲趙公行狀 戊午

公諱濩字止源姓趙氏豐壤縣人遠祖孟高麗開國功臣門下侍中入我朝有諱益貞吏曹參判策翊戴勳封漢平君寔生諱彭成均進士 贈通禮卽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宗敬弘文館典翰 贈都承旨祖

諱廷樞成均館司藝 贈禮曹參判考諱某襲封漢豐君妣晉州鄭氏察訪男慶之女公以 萬曆壬辰七月廿七日生自幼聰敏孝友慷慨不羣學于從父風玉軒守倫又從文茅溪緯遊又從秋浦黃文敏公慎于謫所諸先生皆許其氣槩光海六季癸丑廢母之議起光海移御昌德宮而錮 大妃於西宮禍將不測朝野無敢言乙卯六月公謂其弟沃曰倫常滅矣汝其保養父母余將爲國捐生焉遂奮然草疏略曰臣聞人倫有五而有親居先故百行之源孝一字而已今夫 慈殿雖曰不慈於殿下而殿下獨不

能以大舜之所以事親者事之乎今之數 慈殿者
一則曰母道已絕二則曰顯有當絕之惡夫對人子
言父母之過雖於閭巷小民有所不敢爲而乃肆然
於吾君之前是以不敢待閭巷小民者待吾君不敬
莫大乎是是宜伏大不敬之誅而罪不加身爵帶華
貫此臣民之所以駭目崩心而不能自己者也唯其
如是故國言藉藉遂有李元翼之劄則聖批有曰不
辟之尊奉百僚之朝謁無異前日卿於何處得聞謊
說形諸文字以駭衆聽臣私語於心曰我殿下至誠
如此而亦不免云云則言之罔極何至於是人莫不

以元翼爲老妾而不復有疑於殿下矣奈何移御以
後兩宮各處視膳久廢定省亦闕一念誠孝雖或未
減於前日而耳目聞見不能無惑於臣庶嗚呼 大
妃乃殿下之慈母也母子恩情天賦常性寂寥舊宮
與鬼爲鄰隔離天日三月于茲其憂危心事血泣形
影先王之以 大妃託殿下者必不欲其如是而已
乙夜之間殿下之心亦豈無惻然者乎臣以爲不奉
大妃於一宮而唯罪元翼以爲防口之地則是猶用
湯而止沸也伏願殿下畱心於母子之情勿惑乎奸
邪之言奉養 慈殿如初又以下責大臣之不言三

司之不爭而繼下哀痛之教使一國之人咸知大聖人誠孝與虞舜無間則非啻扶萬古既壞之綱常傳之後世亦將有光矣疏以是月廿四日入而光海怒不下批公於闕門外待命晦日傳曰自 祖宗朝慈殿各處別宮之時非一而况今 大妃供奉扈衛無異前日宮內亦無鬼邪之變則爾所云云者何意爾敢幸朝廷之無人冒上兇章侮辱君父乎此非爾獨爲之事必有指嗾巨奸上天下臨其直指以對公入政院立於庭下奮筆書對曰各處別宮之時雖曰非一而臣生晚世何知 祖宗朝舊例乎兒童走卒

皆以爲聖上移御以避鬼邪而 大妃獨不避愚臣愛君之誠只欲納吾君於無過之地而已豈可聽人指嗾自犯雷霆之威哉天日照臨臣不敢欺此心況可以欺聖明乎此外無所言只俟鈇鉞而已光海傳曰此所答不詳其要問以啓公又對曰別宮之事雖曰古有而定省之闕亦有舊例乎鬼邪之變則火砲二十柄連夜放火未知爲何事也臣跡甚踈遠言甚狂妄固知難容於聖明之下而愚忱所激不能自己豈可聽人指嗾哉公始抱疏詣闕門外時邪說方張投兇疏者相繼人始認爲兇徒有一吏竊見疏辭踈

然而驚曰此疏一八大禍隨至季少就死不其哀乎
即與諸吏引入歇廳設席而坐之時當盛暑或進冰
漿或以扇搖之皆環立嗟歎及入對於政院也李公
春元爲承旨和顏而言曰君其詳對無爲空死公欲
對放砲事而未知柄數思量之際有一人過坐樓下
微聲而言曰二十柄矣竊視之乃一卒也再問之日
觀者如堵牆至定省之曠亦有舊例之語有一宦者
在傍咄嗟曰此人必死矣命也奈何李公則顏色慘
然以手擊案而已於是大憲李覺大諫柳寅吉等啓
請拿問以七月五日下午吏光海傳曰此非本府尋常

推問之事三省交坐嚴鞫得指喉者委官奇自獻判
義禁朴承宗互相推諉終不開坐越四年戊午十一
月始廷鞫公供曰季少愚戇學識寡陋只知愛君之
誠未曉朝家之議妄陳瞽說敢犯雷霆無知妄作之
罪雖被顯戮而固所甘心若以指喉侮辱爲案則萬
萬無此理矣好生惡死人各有心當此國論至嚴之
日固知言發而禍隨矣如非仇讎之人豈有勸人就
死之理如非病風之人豈可聽人指喉自陷於不測
之罪哉自信愚衷妄上封事罪在自犯無所逃死公
受刑仍繫獄又明季己未五月竄南海加以梲棘公

始呈疏也漢豐公因事往海西歸路逢自京來者問
都下有何事其人答曰有士人趙某抗疏極言人皆
危之矣漢豐曰是吾兒也其人卽下馬拜曰有子如
此安敢不敬及就獄金吾吏卒相與約束若取一芥
於趙君則爲無母之人時連有逆獄禁防極密而羅
卒輩或因公私出入必至公家傳通獄情受書細絞
納於履隙而入之受刑時公閉目不見受畢開睫視
之則卒執杖者涕淚如流出門卽裂衣以裹瘡左右
無不嘖嘖揮泣者公旣到配所以理自遣不以死生
介懷嘗病瘴幾不起癸亥 仁祖卽阼首拜公戶曹

佐郎自謫所召還移刑曹佐郎肅 恩之日 大妃
垂簾引見賜酒命內醫院給藥物使療土疾又春秋
例賜衣資公初赴衙一長官欲以私情斷獄公卽移
病不出又移工曹佐郎出拜昌寧縣監甲子冬李适
反 大駕幸公州公與軍威縣監趙慶起新寧縣監
李有謙同赴 行在回鑾後歸任所已而上疏論時
弊其目凡十有五語觸當路人有側目者丙寅棄歸
仍居楊根庄舍閉關自守者數歲蓋公自癸亥初已
有臺憲之望而當路憚公敢言恐其入臺無顧忌及
上疏言事益厭之多目以妄人公亦不肯爲俯仰計

蓋其素性然也戊辰又拜戶曹佐郎尋陞正郎庚午
拜白川郡守判書金起宗才公啓留之其冬拜杆城
郡守明季見忤於上官罷歸癸酉復漢城判官又拜
工曹正郎甲戌拜陽城縣監乙亥秋罷歸丁丑奉兩
親入關東寓襄陽地有終焉之志是秋拜戶曹正郎
戊寅拜江原都事皆不赴己而丁外憂服闋拜儀賓
都事癸未拜高城郡守公以 恩命屢下黽勉赴任
又忤方伯被逮金吾請定配 上知其寃特 命放
歸乙酉五月晦日病卒于家壽五十有四其季月日
葬于楊州東廣巖里負艮之原從先兆也後十四季

孝宗戊戌筵臣李公厚源白 上金德誠鄭弘翼等
既以立節昏朝皆蒙 贈諡之典而其時趙某之疏
最爲勁直士林至今傳誦 反正之後擬於臺端者
累矣而其人已死尚無褒錄恐有歉於培植節義之
道承旨趙公復陽亦言之於是 贈承政院左承旨
明季己亥左相沈公之源又啓曰趙某布衣抗疏至
被刑訊此何異伏節死義如此之人例 贈憲職請
加贈 上允之加 贈公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
漢川君夫人洪州李氏縣令東白之女溫謹有婦德
生三男三女男長曰汝耘朝廷以公故錄用方爲天

安郡守次來耘次莘耘女長適執義尹抃次適李百朋次適宋鼎弼外孫尹敬教郡守誠教進士公爲人剛直未嘗挫抑於人性無好癖不喜交遊其接物任真簡易不修邊幅救難解焚唯力是視雅以幹局自任其居官必欲有廢置利害屢躡而不悔幼好讀書而不屑屑舉子業好遊山水揆幽選勝不以爲疲嘗遊三日浦有詩曰四仙亭上一仙遊三日浦中半日留春晚碧桃人不見月明長笛倚蘭舟至今膾炙於關東公歿之後三十餘年天安君以公遺事授拯俾爲之狀將以請銘於立言君子拯後生也未及識公

於公之平日言行不能詳然竊嘗聞晦庵夫子有言觀人先其大節公之所樹立既凜凜如彼則其小者固在所略也謹叙次如右而還之

後記

拯旣爲趙公述行狀其後公之仲子來耘又得公遺事數條以示之噫此亦不可泯沒者也蓋公初從秋浦謫所遊也秋浦見公能飲得酒則每屬大鍾以勸之一日不覺沉醉倒卧冷地爲風寒所傷病作數日劇痛旣愈秋浦復勸公公曰向日乘醉幾傷父母之遺體吾欲以此爲戒因以斷酒非爲

父母壽而復近杯勺者有如此手遂抵其掌而退
秋浦欣然曰此人所難而吾子能之真可謂篤實
人也非獨戒酒爲然凡事當如此吾子勉之公再
拜受教自後絕不復飲乙卯繫獄也得退溪先生
所看心經一帙潛心研究讀至三百餘遍凡四夏
寒暑於獄中而篤志不懈及謫南海也茅溪文公
時在商山以書講學質問朱子書疑義茅溪以書
答之有曰雷霆沸天霹靂轟地君以匹夫隻手撐
天以君志氣苟能學以充之則必作第一人物於
一世矣見君書無非造理之言今日之困苦天將

以玉汝於君也前後累書期望彌重公得書常揭
諸壁上而服膺焉自己未至癸亥往復甚多而皆
失於兵燹云初銓曹擬公以九品職 仁廟教曰
尋常蔭仕豈合於如此鯁直之士哉命更擬六品
職以此直拜戶曹佐郎嘗解官奉母夫人寓居利
川地母夫人患毒痢甚危糜飲不進而思鮒魚膾
時當隆冬公身往川畔呼天而泣曰蒼天蒼天豈
獨厚於王祥耶卽裸身入水忽有一大魚入手急
歸爲膾而進之母夫人喜進而病愈人皆嗟異丙
寅棄昌寧歸居楊根也有終焉之志構數椽屋扁

以止齋其後 恩命屢降雖不免強起而每恨本
志之未遂也丙子胡難公奉親避兵于洪川地移
檄鄰邑諭以赴難之義從者百餘人方謀入赴而
南漢已解圍不果焉完南李相厚源嘗語人曰吾
與趙某從遊既久情同骨肉而當其整冠厲色之
時不敢昵坐接話使不知者當之孰不敬忌其寡
合於世而蹭蹬者蓋以此也云此皆前狀之所未
載者故附記於後而子孫之未載於前狀者並追
記焉汝耘無子以某之子舜輔爲後來耘三男三
女男曰器輔儁輔翼輔女適正言呂必重李餘慶

李濟萬莘耘有一女適成塾側子重輔揆輔李百
朋有二男濟進士一天宋鼎弼三男一女男曰興
趙昌趙起趙女適持平金栽尹敬教官至副提學
而卒誠教文科牧使曾玄男女五十餘人不盡載

戶曹參判李公行狀

戊午

公諱後山字子高自號雪坡龍仁人鼻祖諱吉卷佐
麗祖策壁上勳位太師三重大匡其後有諱士涓遊
李牧隱之門見重於一時官至開城畱後其子伯持
我 世宗朝爲都觀察黜陟使以清謹見褒卽公之
十代九代祖也曾祖諱蓋忠兵曹正郎 贈弘文館

直提學祖諱啓仁成均生員 贈承政院左承旨考
諱士慶司諫院大司諫 贈吏曹參判直學參判兩
代之贈以公貴也妣 贈貞夫人昌寧成氏郡守希
益之女右議政奉祖五代孫也公以 萬曆丁酉十
二月十日生幼不好弄稍長力學十六發解二十登
上庠辛酉丁參判公憂服闋而爲 仁祖癸亥出遊
泮宮一時儕流咸推重焉戊辰除 顯陵參奉辛未
除義禁府都事又除翊衛司洗馬歷侍直副率甲戌
陞衛率丙子春除扶餘縣監冬將藏冰西報猝至列
郡驚擾吏民逃散獨公一境趁期來役如平日明季

夏方伯及鄰宰皆取賴焉人皆稱之寇淡奉大夫入
八海島身畱境內策應兵事比賊退倉庫蓋積一無
遺棄戊寅擢大科庚辰瓜代西叙備郎辛巳拜兵曹
佐郎壬午始拜司憲府持平時廟堂薦儒將頗猥雜
公駁正之語觸大臣大臣不悅辭遞未幾復由持平
移司諫院正言是後連入兩司間拜兵曹正郎成均
館直講癸未冬差書狀官赴藩彼中例得銀貨盡散
諸質館垂橐而歸甲申春復 命拜掌令遞拜綾州
牧使以大夫夫人病不赴再歷掌令宗簿寺正成均館
司成秋出爲安邊府使府爲嶺北雄邑前後來蒞者

非宰秩則必名官故皆自重不事事吏民解弛公到任勤於聽治弊之及民者一切釐革繕館宇治橋梁備器用無不周悉以至米穀魚鹽薪芻之微簿書皆井井不紊吏不得容其奸漁戶爲吏胥所侵牟流逋相繼至是皆還集焉勸課儒學教鍊戎兵皆有成效兵使閱武以最聞褒賜表裏一襲己丑丁大夫人憂服闋復歷掌令移侍講院弼善每進講開導規諫多所裨益辛卯秋行春宮冠禮及冊禮公爲之相進退周旋不失儀度庭中皆屬目焉禮成用舊例陞通政拜兵曹參知尋罷叙拜禮曹參議移承政院同副

承旨陞右副自後累處喉舌獻替惟允遞拜刑曹參議癸己春出爲黃海監司時饑饉之餘癘疫大行民多死亾公請于朝發管餉穀以賑之停流民收布罷訓局及各衙門屯田黜守令貪殘者數人訪問民瘼條列以聞一道翕然稱治長山串在長洲海中濤瀧險猛舟多淪敗以故迤西稅船必待七月西風起乃發是歲列邑請依前公許之及黃州船臭載上以發船太晚拿問其守守諉公以自解上命罷公職兩西自丁丑以後拋棄軍政逃故過半器械鹽惡公陞辭之日首請修葺以備緩急上令隨便善措勿

日齊通利卷四十五
煩耳目公方有施設未及就緒而歸每以爲恨甲午
敘拜戶曹參議出爲星州牧使未及赴移拜忠清監
司時適推刷各司奴婢牒訴雲委伸直理枉剖決無
留廟堂以兵使兼清州牧使水使兼保寧府使未久
兩邑皆凋瘵公請仍舊置牧使縣監而令兵水使只
管軍政兩邑以蘇有一女子託報夫讎瞞告兵曹兵
曹以爲義令各驛護送其人因而作弊公覈得其奸
淫狀聞于朝而置之法一路稱快先是朝家令兩湖
列邑煮硝以備軍需蓋以人罕知煮法故欲列邑之
習之也而百姓多不僂之公到界或有請從民願買

納者公不許備言 朝家本意乙未春御史啓罷道
內一邑宰而並及其質硝事於是 上責問兩道方
伯且令覈其不煮之邑公廉得十餘邑以聞有一文
官爲邑宰者居官無善狀冬考居殿又以質硝被查
累遣人祈免而公終不許遂嗾其黨之爲言官者以
查不以實劾公 命廷尉問竟至削職坐廢者數季
丙申敘還刑曹參議丁酉除晉州牧使以公格不赴
復自刑曹參議移承旨戊戌春除清風郡守 顯宗
元年郡陞爲府仍爲府使庚子夏移拜江原監司嶺
東連歲大侵公奏請蠲減常賦 魯山君墓在寧越

舊置守護軍自亂後廢不置公聞于朝復置之以禁
火伐秩滿還朝歷戶曹參議承旨壬寅冬拜淮陽府
使癸卯春差赴燕使以七裘之季當盛夏萬里之役
怡然就道無難色前使之回商賈有犯禁事公在館
中間當有查官與同行諸使臣議令譁舌彌縫之未
及復命論者以不稟朝命爲非置對奪職乙巳
冬敘拜承旨丙午歷刑曹參議掌隸院判決事戶曹
參議又拜江原監司時嶺東又大饑當秋已有餓孛
者公到界卽簡驪導省廚傳親自按行至於山水名
勝素所酷好而不暇遊覽悉具荒歉分數飢民多寡

以聞于朝請畱田稅大同及訓局屯田所收又請移
京倉及忠州嶺南粟又斥各衙門鹽盆稅船及巫稅
等布以贖穀又出營儲計口賑貸或作糜以哺之至
春分給種食勸課耕作蓋公再爲關東俱值凶歲盡
心荒政民以大賴及出巡也老幼擁車下以謝公恩
公諭之曰此朝家德意監司奉行耳何功之有黃
翼成公喜曾按道善於賑濟偶憇三陟臨海高阜民
仍以召公臺名其地立碑以頌之至是東民謀伐石
並美公聞而禁之營舍燬于倭亂久未克復公曰古
人當凶歲而興土役亦一道也遂發營中米布以募

飢民至者雲集不數月功告訖伊川前以武人爲守民不堪侵漁公請以文吏易之高城新置營將以武臣爲守未及數歲民受其弊公請罷之而別置營將于江陵丁未入拜兵曹參議以微事被參數年不叙大臣有白于 榻前者特叙復歷兵曹參議承旨戶工曹參議壬子特陞嘉善漢城府左尹歷刑戶曹參判拜開城畱守舊都民俗逐什一喜詞訟少失其意輒造言以謗之號稱難治公自奉省約正己率物吏民莫不悅服選凡民之俊秀者擇能文儒士數人名以訓長俾教誨之捐俸以饋士爭興起府有故事官

吏有崇尚學校者則士子輩設斯文宴以自慶中廢者數十季至是將設宴已卜日治具遭 國哀未果麗祖陵舊無守直官洪公處亮爲畱守始請以王氏子孫守之而月廩甚薄公爲益其俸甲寅入耆英社國法非文官季七十而秩正卿者不得參公以耆舊困於積薪公議常以爲歉至是筵臣引 宣廟朝故事請破格許入 上允之時亞卿班聯年過七旬者亦有之而公獨與焉蓋 異數也是歲 仁宣王后顯宗大王相繼上賓 山陵事役甚夥公隨方策應民不病而事辦舉士軍本府例出五百人從前豪右

皆漏而下戶獨當因而操縱最爲巨弊公下令計戶
爲率其不行者每戶各出錢如干以資行者役以均
一公每以季至未退爲恨及是又見時事一變憂傷
感慨欲謝病歸老松楸乙卯正月辭遞旋拜同樞以
上初卽位不可不一謝 恩命罷勉入城移左尹又
辭遞欲過 仁宣王后練期告歸逮練日將造哭班
適風雪凝寒子弟爲公老病力諫止之公堅不許遂
終夜於闕下仍進疾彌留以五月九日終於正寢壽
七十有九病且革無一言及家事但問近日朝家舉
措何如而已計聞賜弔祭如儀用卜人言越閏朔以

六月十日權厝于先塋側十月十九日窆夫人墓而
合葬焉卽抱川山谷里坐甲之原也公容儀嚴重器
量弘深望之可畏而卽之和厚平生寡言笑喜怒不
形雖在倉卒之際未嘗有疾言遽色飲食動止皆有
常節每日早起盥櫛正衣冠終日端坐非有事務及
接賓客未嘗不看書至老而不輟凡聲色芬華視之
澹然家素清貧及貴臧獲田宅一無所增益其在州
郡也尤致謹潔不敢近官下一物其赴燕也悉委路
資於譚輩不問其出入曰與爾約但母乏道路所費
及彼中所需而已其他吾不與焉及歸行李蕭然只

有書冊數帙平居食無兼味所著一裘十季不易至於借乘率以供務伯氏參議公爲以一力歸之每痛早孤不及祿養終身孺慕奉大夫人極其孝養居憂年踰五十而能致毀祭祀必誠謹考妣諱日皆當盛寒而澡洗致潔不以老病懈與伯氏友愛篤至逐日相會得一美味必與共之仲氏進士公早歿于幼公撫育提誨卒使成立厚於親戚曲致恩意待人以誠雖狎未嘗調戲口不言人過失見摘人隱微者必禁戒之人有遭患難雖素所不識拯濟若不及按海西時有一窮生爲叛奴所毆幾死公杖殺其奴而給藥

以救之其守清風也有遭喪而窳不克窆藁葬累季者公曉以禮律且給葬需俾葬之又有家貧過時不嫁者公諭其父母官備奩具使得成昏有小兒不得於繼母流離乞丐公見而哀之收置衙下衣食而教誨之其母聞而感媿變囂爲慈在京時有赴舉鄉士二人於旅榻得病濱死隣有勢家疑其染病令出送于活人署昇置路傍公聞而憐之使還其寓舍而遣僕賚藥物食飲以護視兩人俱得不死居官謹守三尺不喜紛更爲治略苛細持大體務在爲民除害而恥銜能要譽故去後常有思在扶餘時當丁丑亂後

民間忽訛言有鬼至壯者擊銅器老弱閉門戶自北而南禁之不能得公下令曰有敢惑於訛言而動疑者當斬一境遂定末年在松都亦有訛言猝自海西起謂有寇大來半日之內一路雲擾行旅斷絕閭里爲空公卽遣編裨曉諭民間且令分守街巷禁毋得出入民不敢動時訛言及於京局大將至被臺評而松都獨晏然如平日其持重鎮物之量如此最惡關節請託不得行於財用量入爲出節縮冗費所居官帑必充牣於始至素不事交遊立朝三十餘季踐歷內外而隨遇平進未嘗汲汲於進取雖自少親厚者

若登要津則絕不往來當事唯視可否無所俯仰以故累遭顛躓而終不改也貞夫人豐山金氏某官壽賢之女副提學楊震之玄孫也自幼端肅靜重及長涉獵女訓略通大義以此甚有閭範季十五歸于公先公五季卒享季七十有二始終無違德公居家不治產且無世業夫人劬心經紀不弛夙夜公門族甚盛朝夕來食於公家者常多夫人承公志待之無怠雖室如懸磬而未嘗爲貧窶之色又不屑屑於財利妣元夫人時有別賜夫人以姊妹之不得與爲未安輒固辭焉於巫卜祈禳之術戒禁截然不令出入門

庭性又勤儉不喜安逸既老且貴絲麻之業猶必躬
執舉三男四女男長舜岳別檢次宣岳都事次斗岳
進士女長適掌令尹遇丁次適參判李夏鎮次適郡
守徐文重次適縣監朴銑別檢娶我叔父參判公女
生三男五女男世大世會世最女進士金潛沈漢章
朴慶餘朴弼昌季未行都事初娶僉正金君錫女後
娶水使李必馨女生一女進士娶判書李尚真女生
一男世德二女幼掌令男致績佐郎叙績進士凝績
嘉績修撰景績女朴泰輿參判男溘潛淑女承旨睦
昌明曹夏疇郡守男宗普宗道進士女進士趙大壽

縣監男泰漢恆漢女尹宋內外孫曾總七十餘人別
檢兄弟記公遺事屬拯為狀竊惟我仲父童土公與
公自少友善而參判公則申以婚媾事契甚厚拯亦
累拜牀下辱蒙眷顧習知公為長德鉅人願以不文
再辭不獲謹序述如右云

司導寺主簿朴君行狀 癸亥

亡友朴君義叔諱銑其先咸陽人高麗某官忠佐之
後濟用判官 贈戶曹參判諱忠生之曾孫府使諱
徹之孫縣監諱成阜之子觀察使趙公廷虎之外孫
樂靜公錫胤之甥寺正權公儁之婿也府使為邑以

剛明著績縣監繼以清苦聞而趙公父子文德重一世君以崇禎二年己巳正月廿二日生質醇而氣和行悖而才俊所稟於內外世類者然也既委禽受經書於權公公視以少友年二十登上庠華聞夙茂而卒不第者數也甲辰筮仕爲章陵參奉尋坐事罷辛亥復內侍教官甲寅遷司導主簿終於其年十月廿八日年僅四十有六君虛懷好善容儀偉然接其辭氣僂可知爲善人吉士知君者咸謂不止於此莫不悼惜焉君歿之後君之子尚淳記君之始終來示拯以爲君幼有孝性以祖母李氏有鞠育之恩其

喪也欲喪三年雖格於禮制不得行而內心哀慕過畚不憚侍父母容色聲氣極其和婉事叔父諸姑誠意篤至其丁內艱躬執奠獻衰經不去體家世清貧或至屢空妻子告飢晏然不以爲意而獨恨親養之未給祀需之未稱其於課僮力穡祭田齋舍等事嘗竭心焉待朋友尚信義而去表襮雖少時交若至通顯則不肯過其門教子弟先經行而後文藝嘗謂士生斯世自待當不淺彼甘於曩棄者可謂待己之薄也所謂理學非難知而難行也只是日用事物之合於天理者是己合理與悖理吾心自可知之若臨事

而吾心有不足之意則勿爲之斯過半矣又以爲君雖不以禮學自任而遇事審證未嘗放過如墓祀之遵栗谷要訣正朝端午用一獻性能飲酒遇之輒喜而遭國戚自哭班退親朋勸一酌療飢則揮而去之爲太學掌議也東西廡位牌封爵名氏有舛誤者爲告於師長而改正之釋奠時廡內則例列釭燃火常患黯黹請以蠟燭易之此皆見於行事者也性本和易清濁無所失而中有執守驪江尹鑄卽權公之妹婿也以禮訟爲世所斥君不以衆棄而棄之及自見其不是處而後遂絕不復來往曰觀其所爲都是

利慾若使外舅在者不知以爲如何也噫君不幸早世未及有聞於時而有賢子能述其志行要以不泯於後君於是可謂不亾令人安東權氏我外姊也幼清淑權公教以小學女誡諸書十七歸于君勤於組織敬於蘋藻君得以娛情於文酒不以家事留意者以有內助也有一男卽尚淳二女婿曰李弘徐宗孝先君卒後令人泗川睦氏士人壽益之女有一男一女皆幼尚淳娶牧使徐正履女生二男一女李泓生三男徐宗孝生一男二女弘與尚淳俱中壬戌司馬以君之不羸於躬可卜子姓之蕃且顯也君葬于水

原雪倉坐乾之原權令人耐其左尚淳仍請余爲之
狀余與君固有兄弟誼昨在辛亥之秋遇姑氏之喪
與君同營葬事於楊根微原山中蓋權公卒於丙午
而家禍甚酷四女三子先後夭歿而其長子恕與姑
氏之喪同時在殯君經理終事不憚勞苦以至於畢
襄無憾是亦人所難也聲容談晤若隔前晨而君之
作古人倏已十年矣歎逝之感不堪愴然唯余言之
不足以傳後是媿孝子之請其何忍辭之遂略加敘
次如右而還之

巡邊使

贈兵曹判書李公行狀

癸亥

公諱贊字聞遠 定宗恭靖大王之五世孫而德泉
君厚生松林君孝昌處仁守盛終瑞興副守春億其
高曾祖禰也妣商山縣夫人金氏僉正國良之女公
以 嘉靖丁酉生兒時憤鳩攫雞以肉塊置掌上翳
草偃卧伺鳩攫肉拏住兩足鳩爪掐手血濺不釋見
者奇之早孤投筆中庚午武科歷官權管宣傳官鎮
川縣監備邊郎藍浦縣監豐山萬戶會寧判官義盈
主簿瑞山郡守昌城府使陞吉州牧使未赴降資又
歷慶尚助防將軍器僉正咸陽郡守平安虞候陞會
寧府使壬辰二月丁母憂四月有倭難 命起復公

授慶尙左兵使辭以未葬 上問兄弟有幾對以三
上曰守喪有人 命有司運柩而督公之任公以匹
馬到忠州入申砬遶川陣中兵敗公還赴都元帥金
命元軍守臨津臨津潰西入 行在拜平安兵使守
平壤平壤陷從監司李元翼住兵順安與賊兵之在
平壤者相持及天將李提督如松復平壤公以兵從
癸巳正月代李鎰爲巡邊使從提督而南至坡州天
兵少不利提督欲退軍公與柳成龍等請勿退觀勢
更進提督不聽摠兵張世爵至以足蹴公公與權慄
合兵守坡州山城已而賊棄京城而遁公追至尙州

與賊戰敗之遂奔命於嶺右湖左之間大小數十餘
戰屢敗賊兵尋畱鎮宜寧鍊將士撫降附爲嶺南保
障官義諸軍皆屬焉公行師務在持重多設伏取勝
及有功未嘗自伐歸之於天將及諸將而已癸巳晉
州陷公以不能救陳啓待罪甲午正月公得癘疾再
痛而討賊不怠 上下教曰李贊輿疾討賊收馘數
多頗爲可嘉但頃以罪削加遽難還授更爲激勵再
觀後效二月闋服于軍中以疾辭不許命內局給藥
物又 下教曰與賊對壘已及三載軍情既不無徂
安人心或未免解弛卿其遍諭諸軍期於必滅此賊

公狀啓曰此賊正所謂萬世不可忘者也縱使食肉而寢皮猶未足快臣猥以璿齋叨忝重寄當鞠瘁死已公所將兵不滿數千板蕩之餘糧餉匱竭公請治屯田以優軍民上允之公躬自勸耕以備軍儲兼賑飢民所全活甚衆嘗得寶劍時宰多欲得之公不與曰余閩帥也豈以劍媚權貴耶遂以獻御上嘗以巡撫御史徐涓狀啓有教曰右道兵二萬則可以有爲公直斥其誤曰臣所將未滿數千常患孤弱又嘗上言將士之逃亾者該司不爲勒還反得美官軍情視效逃散日甚無軍之將誰與共事又言郡

縣守令水陸將士移易難便此皆令出多門所致以此頗與當事者不協乙未正月罷歸沃川田里公語人曰出征四季得無恙還鄉雖有燦金之口余信無罪何損何懼但義同休戚丹心未泯而一篋之謫未遂中山之伐殊非食祿初意不能無慨也賊退授捕盜大將以老辭癸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于家葬于坡州先壠後用孫楷原從功贈正憲大夫兵曹判書貞夫人清州郭氏同知中樞元忠之女生於戊申卒於丁卯九月十一日祔葬公墓有二男長元英直長次光英江華府尹側室一男二女鎮英僉知婿李

德演判官朴信恭直長一男曰椀五女婿曰金尚明
縣監柳忠傑韓昉哲李龜徵成時煥側室子女曰樽
槿李以良府尹三男曰杭工曹佐郎楮義禁府都事
桓司評女婿曰司議洪采側室子女曰楠柱樟金佶
鎮英五男曰檀判官梓樛楫根五女婿曰尹鳳祥姜
纘孫之寶申允亨俞敏曾曾玄及外出多不盡載司
評有庶子曰商徵記公事行一通間以示拯而請之
曰公之歿已八十年矣錦南君鄭忠信在公幕下最
久嘗草公行狀而失於丙子之亂商徵懼久益堙滅
謹裒拾家藏故紙僅得其椽槩如此願圖所以傳諸

後者又曰 宣祖末年錄宣武勳而公不得預獨受
知於白沙李文忠公文忠嘗記時事言亂後諸將惟
李某不失人臣之義及公之歿又有挽詩曰淪落箕
城將冥機卧千秋醉愁逢灞尉貧不賣吳鉤大樹風
蕭瑟雲臺事謬悠無人記黃壤刻校盡封侯公之平
生豈不可徵於此耶拯受而讀之其言信然且余亦
嘗見白沙之記及安牛山所論牛山之責備也已詳
矣又嘗見象村申文貞公所錄公之名亦累書焉蓋
自壬辰至乙未四年之間專任南陲以當一面非夫
智勇之可稱能如是乎其見罷也雖未知所坐何事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五
而久在闔外例多謗議昔人亦不免焉則白沙之惜其見遺於勳籍者豈是私公者哉商徵之追遠撫實欲其不泯於後世者可謂孝而有文矣遂就加要刪參以余之所見叙次爲狀以還之云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五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六

行狀

外祖考成均生員李公家狀

本貫忠清道公州

高祖棲巖 高嶺僉使

妣一直孫氏 淑夫人

曾祖滌 江華都護府使

妣全州李氏 淑人

祖慶祉 贈承政院左承旨

妣固城李氏 贈淑夫人

考鍵 司導寺正

妣青松沈氏

淑人

水使巖之女

公諱長白字白也公州人其先有諱曄官至江陵府使有二子曰明德明誠明德入我朝官判中樞諡恭肅為世名臣明誠前朝末為監察御史知制誥見政亂棄官隱伊川山中終不出即公之六代祖也子曰萃嘉善大夫是生僉使公僉使公及府使公皆以武科進司導公少高才博學遊國庠見推儕流間策仕為金吾郎昏朝時為擊臣克信所忤嘗擢科為其所削 仁祖初載月沙李相廷龜白其事遂命復科

天性峭直不能容人過見不善輒盡言不忌以故仕不顯公以 萬曆丁亥八月十八日生自幼聰明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無所不習年十四發解庚戌登上舍甲寅二月七日以疾終壽纔二十八矣公仁孝有至性外大父沈公丁亥倭變為全羅水使以不能救邊城枉被極刑公常以為痛與人言及其時事輒嗚咽不自勝人皆稱之以為難其選司馬也一家皆喜而公獨憾然不樂蓋以太淑人已下世無以為悅故也又於忠孝一節人無古今歎慕特甚讀宋史至岳武穆事未嘗不隕涕內兄沈君潛以父病竭力

供藥餌家貧不能辦奔走乞丐終不得救遂成心疾
公以其爲親而致傷也每憐之一日與友人會沈君
適自外至因事肆罵公顏色不改愈致恭焉旣去友
人皆駭而問故公曰此人孝子以親病致傷安可不
敬公性淡沉安靜不妄言動雅好修飭尤謹細行始
在甥館孺人有妹年甫十二幼失恃親依孺人每呼
姊至其房公雖燕居息偃必起而危坐以致禮如待
成人焉孺人坡平尹氏高麗侍中文肅公瓘之後本
朝佐命功臣昭靖公坤之十世孫也高祖燮尙成
宗女靜順翁主封鈴平尉曾祖之誠生員祖儼文科

戶曹佐郎考諱民逸敦寧府都正妣昌原黃氏副護
軍大任之女也始都正公守舒川簡京中諸族求佳
婿秋浦黃文敏公慎卽黃夫人之從祖兄弟也嘗見
公白馬江賦亟賞之遂以書報曰欲求好秀才無踰
李某者卽言定乙巳冬以孺人歸之孺人生於萬
曆庚寅十一月十九日生而秀異外祖黃公甚愛之
不使離眼前稍長柔和貞正絕異於人門內咸嘖嘖
焉壬辰以後都正公挈家來江華依黃公宅而尋有
疾入京就醫孺人畱在外家思慕色憂有如成人外
祖公益奇愛之辛丑黃夫人感疾沉篤三年在枕席

孺人侍病不少懈終始如一日黃夫人證勢少劇輒
廢寢食逮遭憂哀痛踰禮朝夕祭奠必親之將發引
前期號哭晝夜不絕啓殯之曉氣絕仆地都正公爲
之還入救視久乃得蘇人莫不嗟歎是時孺人一妹
一弟俱幼孺人辛勤撫育視大夫人在世時倍加慈
愛病則親爲襁負以至於愈及歸于公於婦道尤純
備誠敬溫順未嘗有忤言十年如初婚時既哭所天
欲持刀自裁家人救之而止三年只啜粥飲祭必精
腆不以艱窘爲顧只有一女纔毀齒孺人以其幼而
孤也悶憐鞠養倍於平日而至於教之之方則必依

訓戒莊以視之不使見其有慈愛之色也以 崇禎
辛未七月二十二日壽四十二而終公初葬于楊州
先塋之側孺人之喪新卜交河月籠山下向西之原
以戊寅月日遷公墓而合葬焉公無子其一女則拯
之先妣也嗚呼公之美質至行無媿古人高文絕藝
特其餘事耳孺人又以淑德配之宜若立身名享壽
福以垂於世而既不幸早世又無後嗣栽培傾覆之
天若是其舛戾何哉嗚呼痛哉拯等罪逆不孝夙遭
偏罰於公及孺人平日言行昧昧一無所知每感陶
公孟長史傳及晦翁祝公遺事爲之流涕孺人之妹

長爲士人任公鞏妻明達曉書史有古烈女風能追
記公及孺人若干事實遂以諺錄一通見惠乃敢因
而次之以爲家狀焉其幸而未泯者止此嗚呼痛哉

處士宋君行狀 戊辰

亾友宋君子文諱斗章其先鎮川人八代祖愚入我
朝官大司憲號松亭其後世有簪組高祖諱沆生員
以其孫鎮南君英望參靖社勳 贈左承旨曾祖諱
翺 贈刑曹參判祖諱英俊有能詩名進士早卒考
諱方知少孤跌宕不羈才氣過人識者多稱之妣寧
越嚴氏郡守悅之女閨範甚肅有古女士行君以

崇禎甲戌八月十六日生于礪山莊舍自幼優岐屹
出羣三歲喪考能知悲哀見母夫人哭泣輒涕泣不
食人皆奇之年甫十歲沉澁有器量母夫人以君零
丁無依鄉曲貿貿不可久居捲還洛下君始受書於
宋參議時詰宋判官明奎皆君之親戚也未幾文才
將就旣長乃慨然自悟曰君子立德在於吾身非高
遠難行顧視俗曹皆汨汨科場不知有他道是可懼
也歲丙申春遂負笈來見吾先君子而請學焉時君
季廿三矣讀書雖未及博而見識已超達出人意表
先君子深器之使與拯輩同處於墳庵君晨夕孜孜

不厭淡苦留過夏而歸先君子語之曰子奉偏親而無他兄弟不可每離側而遠遊然學有間斷亦可惜也聞朴君和叔與之同閑可相從講問以資勝己之益也且小學家禮心經近思此四書爲士者不可不早從事焉學問之道無他只在此四書中耳君敬受而服膺焉自是歸則晨昏外就和叔講學來則與拯輩隨先君子杖屨或山房院齋未嘗不俱歲以爲常隆師親友情義益至遂棄舉子業常充然若有得焉時朝廷崇用儒術士皆望風興起遊於先達之門者往往虛內事外徑趨世路君陋之不以外物經心唯

尊聞行知是務於先君子動靜言行無不諦觀而默識之以之服習焉不但尋數行墨而已歲己酉先君子下世君奔至與孤哀等相守於殯次及啓引秋霖連日君跋涉泥塗親自執紼至於窆事諸節終始主管反哭又隨來畢過卒祔而歸其誠力人不可及拯等之來墓廬也君又必來相守自先君子遺文後事以至墓道石役靡不爲之經紀特以奉偏慈之故不得遂築場之願而已辛亥五月十七日以疾終于麻湖之第得年僅三十有九士友聞者莫不驚惋而痛惜焉以其年十一月九日返葬于礪山治東漏項山

明齋遺稿卷四十六
中已向之原從先兆也配溫陽鄭氏進士叟之女叢
桂堂之升之孫有三男一女男曰文壽弼壽光壽女
適士人李益載文壽娶縣監姜錫範之女生三男弼
壽娶郡守李悅之子某之女生男女光壽娶縣監李
某之子某之女生男女李益載二男三女皆幼嗚呼
君天資傑然識趣高遠其於爲學先得其大意以此
中有所主而不爲外物遷惑氣宇軒昂不肯俯首俗
曹見世之夸毗猥瑣者輒鄙斥之至不與交語觀人
聽言能辨其誠僞虛實之分而定其取捨鮮有不得
其情者嗚呼天不假年使君不得以沉涵積累卒就

其志之所期而奄然以沒世也嗚呼其命矣夫拯與
君友雖於文字講習之功差有所長而至其見識猷
爲則自覺其不可及常以爲可畏且有晚年同居之
約而乃中道相失使余悵悵而無依每遇事難了未
嘗不思君而一慨也文壽請余狀君之行而衰病昏
忘不能盡平生之言烏能塞後死之責也仍使之請
銘於和叔當有所發也

余旣爲之狀而有逸事二焉蓋吾先人之葬也驪
江遣其子操文致奠君以爲不當受而拯不從而
受之此一也先人墓道文字將欲請於懷川君又

明齋遺稿卷四十六
以爲不可拯又不能從而君歿之後竟請之此二也拯以此二事不從君言之故終貽無限羞辱於先人悔痛而不可及其不載於狀中者以余旣不能從君之言而懼徒使君被人仇怨於身後也未知和叔之意以爲如何君又於趙逢源李之濂兩人平日甚輕之以爲畢竟未可保後來果然其眼目之高炳於未至如此令人不勝追服幽明雖殊一理無間方寸洞徹不容有隱畏友在側可以點檢吾輩矣此皆吾心所藏而他人不得知者茲併錄之附之狀後以補其闕云

中部參奉梁公行狀

公諱渭南字景涉姓梁氏其先耽羅人遠祖諱洵仕高麗封漢挈君高祖諱彭孫己卯士類也文章節行與崔新齋山斗尹橘亭衢齊名官止弘文校理 贈吏曹參判配享靜庵先生竹樹院祠曾祖諱應箕賢而有文未顯而歿祖諱山立 贈戶曹參判考諱仁容登武科爲訓練僉正聞朴松堂之風棄官歸鄉卜築溪山以終老焉卽所謂松石亭者也妣豐山洪氏生員縝之女公以 嘉靖甲戌九月生少時負才氣習弓馬僉正公戒之曰吾世素儒家吾不幸投筆墜

明倫彙編 卷四十六
失先緒汝又復爾耶公惕然悔悟盡棄所好刻意讀書時年已二十餘矣一室孜孜十季而博通經史庚戌登上庠後生挾冊而就學者甚衆乃作書齋以處之有貧不能宿春者則家與之糧詳勉懇到而呵責其嬉遊者人多悅服光海時嘗中鄉選赴試入都爾瞻聞公名欲鉤致之使人要說公曰草野微蹤出入權門義甚不可終不見已而有一胥密來語曰上舍必欲得今榜及第者願給我貨當爲預通科題也公聞而大駭遂不入殿庭而歸自後廢舉業杜門守靜公長子禹甸少善詩有聲有辛光業者公之外姊夫

也附爾瞻得通清顯數謂公曰君之子居鄉曲才藝可惜請與我往京師科名可得也公正色拒之曰此時科名非吾所求光業慙憤而退後光業倡一道爲廢母之疏來訪公公謝不見人謂公曰光業將必殺子子其慎諸公喟然曰此何時也天理晦塞人倫斃絕爲士者當明義以救世言遜威惕非我志也吾何慎哉及疏會綾儒多不被污公之力也 崇禎丁卯之難 大駕入保江都公泣請於母曰君親一體忠孝無異今 乘輿播越凡食土之人義不敢言家况身登國庠又異編氓所當挺身赴難願勿執裾母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六
許諾公遂移檄召募得義旅百餘人進次礪山聞賊已退乃北向拜罷兵而歸乙亥六月除中部參奉公方持母服而朝廷未之知也以其年八月歿于廬次蓋公孝性甚篤事父母盡誠推之中表嫻睦過人其丁父憂也爲小廬於墓傍而居之朝夕上冢哭雨雪不廢公素患胃腹傷濕彌甚其妾欲來侍藥不許及遭母喪公年已六十矣廬墓致毀一如前喪一日夜風雨暴至捲其廬寢公自以身蔽護神主通宵哀號疾遂作諸子泣請還家調養公哭曰吾親在此我去何之僅閱月而屬續葬于先塋下負乾之原卽天台

北麓也先是邑人以公有孝感之異狀聞于朝有命宣賜食物以嘉之公歿之明年丙子邑人又列公誠孝請加褒獎會亂作而寢至歲己丑始命旌表公門閭公性剛直慷慨不能與俗俯仰見善必揚聞惡必斥不喜華靡清苦自守平生不取非義之物有內兄之子早喪怙恃無所歸託公取育于家無異己出其人有一田廢爲荒地公率其僕躬視耕種及秋收藏春而與息逐年爲常待其人長成而歸之俾立產業士林咸稱其不可及隱峯先生安公邦俊與之爲道義交嘗歎公至行以爲畏友蓋公雖以布衣終

其事親之孝居喪之哀勤學樂育之誠踈財嗜義之風固已行於家達於鄉以聞於國而遭時之昏能據正而斥邪值國之難又忘身而奮義類皆毅然自立綽有古人風節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則其蘊之爲德行之爲業而有裨於民彝世教者有不可以窮達論也嗚呼賢哉公娶南平文氏慶州判官 贈參判貫道之女閑雅有婦道生一男一女男卽禹甸婿曰生員南愐繼娶全義李氏監察益之孫亦柔和生一男一女男曰禹界婿曰鄭斗相側室二人各生一男曰禹疆禹開禹甸能繼公業南中人士多尊之有

二男一女曰之沆之澐生員李敏三禹界亦二男一女曰之灑之泌士人文受河南愐三男曰處寧國寧重寧鄭斗相亦三男曰昌壽昌耆昌祐禹疆二男曰之澗之滿其三女及禹開二男二女皆幼而曾孫男女二十餘人之沆隱峯孫婿也昔嘗來候先君子間又屢訪拯於窮谷示公遺事託以爲狀不獲辭謹序次如右媿余辭陋不足以發揮幽光也

大司憲

贈領議政松郊李公行狀

癸酉

本貫全羅道全州府

曾祖浩

故禮賓寺別坐

贈司憲府執義

妣房氏 令人 贈淑人

祖彥師 故洪川縣監 贈吏曹參議

妣洪氏 淑人 贈淑夫人

父慎誠 故司饗院奉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

妣原州邊氏 恭人 贈貞敬夫人

公諱榮字文伯號松郊系出璿源始祖諱補卽我
恭定大王別子也封孝寧大君當讓寧世子之託疾
遜位也大君亦晦迹方外使民無得以稱焉世以虞
仲之德歸之 英陵之世尊敬寵遇尤非常而處之
愈謹孝友恭儉爲宗戚儀表卒諡靖孝公是生瑞原

君諱宰諡夷安公能守恭謹家法濟以文學是生高
林正諱薰後 贈高林君是生長堤副正諱源孫於
公爲高祖也執義公舉進士有名用太學薦入仕不
幸早世贊成公早棄科業從牛栗兩先生遊負一時
士林重望竟不試而歿清陰金文正公尙憲銘其墓
以爲信道篤行君子也蓋自宗籍親盡之後比三世
蓄德不顯至公始發三世之贈皆以公貴也邊氏原
州望族副司果克誠之女持家訓子甚有範則以
隆慶壬申十月二日生公公生有美質聰明雅重言
語動止有常度在幼穉己如成人與羣從同養於王

母洪氏獨公元然危坐終日讀書未嘗以飢飽關心
王母特愛之季十三丁內艱能式禮不懈飲食用木
匙箸同閨兒伴到門招呼一不出應嘗有隣居長者
邀見不得已暮踵其門則其家適有宰殺事公即徑
歸曰吾雖童子身被衰經家有不潔而要致之何也
長者慙謝及制除隣里長老來相扶慰曰童穉之年
執喪至矣乃得無恙神明所佑也或至流涕時李教
官大淳以學行稱訓蒙有道徒弟甚盛公以贊成公
命就學焉每日雞鳴盥櫛晨往夕歸孜孜不怠自灑
掃應對之節登降拜俯之儀以至冠昏喪祭之禮格

致誠正之說靡不循序熟講如是三歲用力益篤李
公甚敬重之壬辰之難贊成公方爲養官從 駕西
行而公率家屬避兵近峽聞叔父祥原公以病棄官
奉板輿而歸卒於中路公急往迎祖母洪氏而贊成
公至松都亦陳疏乞解職尋母遇於楊州洪氏季高
不能遠避彷徨畿甸者數月公時弱冠盡力扶負屢
危獲免未幾洪氏病臨終顧語曰汝父子當此離亂
中勤苦孝養至誠不怠天若有知必不使吾子吾孫
罹於兵鋒而必大其後也公於奔竄之際以一卷書
自隨賊去則披讀賊至則納諸袖中而走其志守之

明齋遺稿卷四十六
確如此已而陪贊成公入江華時倡義使金公千鑑以義旅入保公奉贊成公書往見之勉其以時討賊勿歛兵留連仍欲留其幕下不果流寓於湖南之咸悅乙未亂稍定公以贊成公命請學于牛溪先生時先生纔歸坡山故居一見僂期許遺贊成公書有曰令胤遠訪蓬荻之墟寄意甚重少季清明有志於學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淡仰趣操之不凡也自是往來服事丙申贊成公卒于寓所公扶櫬返葬于衿川先山哀毀逾禮幾至滅性明季丁酉暨配以衰麻在身不躬泣歛殯沙溪金先生每言善居喪者必稱道公

而慎獨齋金先生亦嘗曰文伯此事可謂善處倉卒之間者也其嚴正果難及矣服闋牛溪亦下世公乃從沙溪卒業自古經書以至有宋性理諸書無不講究於禮學用功尤深中癸卯司馬遊泮宮士林推重焉宣祖末年仁弘倡邪說構誣牛溪目之以遺君黨奸至於追削官爵光海卽位公率太學多士上章訟寃光海答以先朝已定之論今難輕議公又再疏極陳其誣陷之狀初疏及第三疏皆公所自製也辛亥仁弘爲南冥集跋詆毀退溪先生又上劄言晦齋退溪兩先生不宜從享文廟辭極悖慢公入太學

明齋遺稿卷四十六
會諸生發聲罪之議時仁弘威勢方熾諸生多逡巡退縮公奮然以身當之遂取青衿錄削仁弘名仍通文八路以明其罪又率諸生陳疏痛辨邪正仁弘之徒朴汝樑時在憲職訴訐仁弘被削光海怒命覈倡議者公待罪而太學諸生至於捲堂光海愈怒事將叵測賴白沙李公恆福月沙李公廷龜並陳劄力救乃得解壬子夏登明經甲科拜司宰監直長時爾瞻方用事公議欲引公入翰苑而竟爲其黨所沮癸丑序陞六品爲校檢蓋居是官者例爲卑微之流而以公置此者所以困屈之也乙卯二月始薦拜兵曹佐

郎憲官宋諄鄭遵以公爲主張邪論而劾罷之卽指攻斥仁弘事也公杜門屏迹藜牀終日讀書不憚瓶粟恆罄而怡然自安或謂之曰一見當路榮進可期何自苦如此公笑謝曰窮達有命當任之而已光海將廢大妃使百僚獻議公歎曰彝倫斃塞生亦何爲遂草議極陳倫常大義見者皆危之會有前銜勿議之令不果進時朴鼎吉以副學居住一巷與公有素來怵公曰議草語泄廣昌一隊將致君於辟君若往見不惟解釋必得登用矣廣昌卽爾瞻封號也公正色曰死生皆命也豈可以禍福動吾素定乎鼎吉

明齋遺稿卷四十六
慙謝壬戌又拜騎省郎公曰古人云天地閉賢人隱此其可仕之時乎遂不出兜徒睢盱日甚巡檢使權盼素與公相善恐公之不免也欲其遠迹京輦辟以從事癸亥春公在嶺南仁祖即位首以司諫院正言召還論爾瞻之子大燁請勿用緣坐之律而依法正刑又論右議政趙挺阿諛苟容引進兇黨又有廢母之議判中樞朴弘耆諂事宮掖貪貨無厭又有殺士之罪並請削奪官爵又論兵曹判書權縉前後罪惡與韓纘男等伏辜諸賊無異而漏於天網請圍籬安置禮曹判書任就正以後宮親屬公行賄賂吏曹

參判柳夢寅諂附兇魁貪黷無厭請並削黜又論朴宗胃恃其勢焰戕殺人命與朴燁無異嶺南之人欲食其肉請依金純誅之境上又論前承旨黃允中爲爾瞻腹心迎合主意語侵天朝請邊遠安置又論吳汝穩爲仁弘手足韓泳柳活等廢母之論極其兇慘請安置又論南瑾申忒朴宗胤吳益煥崔應虛等擔當廢母之論請遠竄其餘附麗同惡之類或請竄或請配請削差其輕重而悉論斥之又論尹暉締結奸回交通宮掖且首倡和戎之議請遠竄上皆從之蓋新化之初公首八言地以革弊政去剩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六
斥邪黨開言路進賢才爲務而及其論正諸罪則詳
審平正不爲一切之論初公廢棄十年最爲兇徒所
忌嫉及在諫職人或慮其太激至是始服其雅量又
論錦溪君朴東亮癸丑置對提起咀呪之說使賊黨
因此而藉口請圍籬安置又論前禮曹參判金尙窩
癸丑供辭無倫無非媚悅求生之計請遠竄兼春秋
館記注官陞司諫院獻納選知製教廢世子程在江
華掘地跳出爲邏卒所執將寘之法公主全恩之論
見遞尋爲成均館直講七月選入玉堂拜副修撰陞
校理兼經筵檢討侍讀官春秋館記事記注官八月

移吏曹佐郎務恢公道人不敢干以私昏朝政亂民
不聊生 上簡選名流廉察諸路公受命關東竭心
殫力曲訪民隱溪村遠谷無不窮尋曉諭民人宣布
朝廷恤民之意民皆扶杖來聽攢手感泣趙玄谷緯
韓時知襄陽府見公寒甚遣以衣服公謝曰與公情
義雖同骨肉職是廉問義不可受及復命又條陳一
道積弊大率以改量田擇守令蠲絕戶禁防納行號
牌考慮簿申明推刷蕩滌逋欠爲要甲子正月陞正
郎趙公廷虎論事忤 旨久罷纔叙而公即注擬郎
著坐罷是月有适賊之變公扈 駕至公州叙拜副

校理初延平君李貴以御營使到臨津見賊奔還諸軍皆潰兩司只論其副將韓嶠朴孝立公與應教尹公上劄曰貴既已受命視師所當董率諸軍把守江津而望見賊鋒脫身先走士卒因而奔波賊乃游水取船從容過江以致廟社蒙塵乘輿播越兩司只請按律副將而貴以貴勢獨免論議之疲軟莫甚於此請一體按律以正王法上不許而因兩司引避批旨甚嚴以玉堂爲謀陷勳臣公陳劄待罪申論軍律上優容之大駕還都公與同僚上劄勉以變亂之後警惕改圖下教罪己廓開言路躬行節

儉損上益下又言中外臣僚或有不分逆順之論而兩司尚無糾劾之舉請並遞之聞者悚然上以李貴陳劄自明爲遞其時玉堂公遂見遞俄除成均館典籍轉直講五月還拜副校理是時上銳意爲治頻御講席公欲以平生所學上格君心每當進講闡發經義通透精切且必逐節而進箴戒之言上亦虛心傾聽寵遇殊隆經幄諸公莫不推之六月移吏曹正郎八月又入玉堂兼察訓鍊都監郎廳綜核庶務必以省功簡弊爲先十月薦拜議政府檢詳舍人乙丑正月移拜司憲府執義兼侍講院輔德時新冊

王世子極選宮僚公入侍胄筵反復文義勸戒切至
世子起敬焉又移應教世子行冠禮揀名流中識禮
者爲贊禮公膺其選禮畢陞通政拜承政院同副承
旨歷右副左副至右承旨而遞在銀臺時適有會盟
之舉南北邊帥及將領當赴者並令離次來會公啓
曰有國者安不忘危以備不虞今使將官離陣遠來
脫有緩急事實可慮且言統制使所管軍餉積置三
道而皆歸私用不如以水使句管之也以參贊官入
講筵講孟子充虞路問章啓曰不得不可以爲悅無
財不可以爲悅非獨喪需爲然至或越禮踰分幾於

僭而失其正則非所以尊之也此 殿下所當體念
處也時 上方有追崇之意故公特眷眷如此憲臣
朴炆論南以恭不合憲長 上批甚嚴仍有特遞之
命公啓寢其嚴旨又曰憲臣所言深得論事之體不
可遞 上勉從之九月移禮曹參議丙寅三月移吏
曹參議舊制內需司文簿必經吏曹批署而後乃行
而參議例主之公入銓凡內司事係相訟一切却之
曰自有有司存焉至於已經啓稟者猶不肯署他日
入侍 上曰近來內司公事因銓曹搪塞積滯不行
固不當若是公對曰此事臣實主之第內司作弊已

成痼疾所謂官員者皆宦豎市井之輩唯利是啗飾
辭以啓脅制外司此豈 聖代美事庶民呼冤職由
於此入路之民莫非 殿下之民一國之財莫非
殿下之財何必別用私局歛取民冤而莫之恤乎因
請革罷以示王者之無私 上以流來既久不得猝
變之意爲之縷縷八月遞拜兵曹參議九月拜大司
諫尋遞歷右承旨禮曹參議丁卯正月復拜大司諫
虜兵犯境廟堂請入江都公入侍啓曰此賊雖以鐵
騎長驅尚在千里之外警報纔到即定去邠之計使
都下人心波蕩至此此何理耶仍請車駕進駐坡州

若臨津不守當以船路入江都 上極是其計而終
爲浮議所沮尹知敬請守臨津公又言知敬一人欲
守臨津而人皆思奮若自 上奮勵親征則孰不效
死乎請以柳琳軍送助知敬不省公遂與憲府合辭
啓曰昔楊國忠首倡幸蜀在潼關既破之後而後世
猶以爲誤國况今尚有兩三堅城且有重江之險而
不思備禦倡爲奔避之計是爲國忠之罪人也 殿
下之所親信貴寵宜莫如金瑋李貴李曙申景禎等
而皆占優安自全之地獨使張晚空手赴敵臣以爲
晚不降則走也安州平壤俱以孤城兵單援絕日望

明齋遺稿卷四十六
救至而 殿下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擁兵自衛武士
精銳者皆屬諸大將軍官唯知扈衛之重不顧邊城
之急臣不敢知邊城盡破國勢已去則彼軍官輩果
能終始扈衛效死而不去乎議者以入保江都爲善
策此亦不然今降將數人爲賊謀主儻或入據都城
造作舟艦席累勝之勢順流來犯則國家果能以偵
敗之卒抗之乎嗚呼國家之存亾人心之離合將卒
之勇怯皆係於人主之一心有奮勵討賊之心則將
士思奮民心感激而國必強矣有恇怯退遁之心則
將士解體民心渙散而國必亾矣願赫然憤發出御

國門以親征之意曉諭軍民亟斬首倡去邠者先遣
諸軍或援邊城或截江灘 殿下且召勤王之師親
御繼進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李貴以不知
時勢強爲大言斥公 上亦曰卿等不見壬辰事乎
臺論亦以去邠爲不可以今觀之則何如也以前事
爲鑑勿爲迂緩之言公進曰國家雖亾正論一脉不
可不扶植也公又以爲去邠之計已不可破則寧使
東宮分朝南下以係民望 上命詢大臣而從之又
與同僚啓曰李貴非但愚妄僨國亦且挾私壞事若
隨入 行朝因置備局之刻則日後必有再誤大計

之患請命竄黜 上嚴批不允貴憤甚構毀公不已而勳貴大臣亦皆側目視公時國家因警急疏放在罪籍者公與憲府合司以爭曰姜楹林楗崔濩申洎南省身安應魯郭有道呂後望李宗英孫佑黃允中鄭碩儒蔡有濟沈宗道羅萬紀李元衡權誼任器之韓晝張世哲等終始擔當於廢 母之議此實倫紀之賊也當初寬典已極失刑到今全釋寧有是理請命還收 上使量移公力爭竟寢之 大駕既入江都虜使劉海來以和議爲言公請勿引入行都使知虛實明日 上以接見可否命公卿會議李貴崔鳴

吉等主和議同聲請接見以爲古人亦有不得已忍辱者公峻斥其不可曰以堂堂千乘之尊親接犬豕之小醜是爲莫大之羞辱決不可爲也先是光海時姜弘立朴蘭英等降虜至是爲虜嚮導出來朝廷欲官其子以悅其心公進曰國雖至此豈忍如是時胡書屢至別無需索而因弘立私書送幣極豐公又以爲此不足以感賊之心而適足以示我之弱請令廟堂議寢朝廷將送弘立之族姜綑以答賊將之書而欲假以使號公又以爲綑之此行非如隣國交際之比若稱使則大爲國家之辱 上從之公又請令本

明齋遺稿 卷四十六
兵查出諸勳宰之各率褊裨私護家屬而徒費國廩者分把防守又與憲府啓曰賊兵長驅如升虛邑覘謀不明撥報無傳忠臣義士扼腕思奮而體察使張晚以專制大將一向左次將有八山浮海之意今日國事尚忍言哉請急令晚董率諸道之兵星夜進禦以遏衝突之勢 上斥以妄論公乃奏曰當初晚之出去乃曰當棄關西此是不戰之計也況今賊兵未逼退住松都前路遮截無一可恃臺諫豈徒爲妄謬之論乎又曰偵揆者以爲可以斬賊而以和議不能云豈不痛哉宋朝事可鑑矣今雖講和可令將士輒

爲勦擊也 上命從之及賊兵到劔水又合司以啓曰十三聖陵寢二百年基業皆在臨津以南 殿下勿謂賊兵已迫而付之於無可奈何之地又勿以要和緩我之虛言而拋棄天塹必守之地請急諭張晚死守臨津 上令廟堂酌處回啓依違公又入侍奏曰晚之初不能守臨津者只以兵少也今則三南之軍稍稍來集長江天塹豈可棄而不守晚之意本不在固守若使之相機進退則是教晚退走也又曰若果退守楮島專棄臨津則臣實未知國事稅駕於何地不勝痛哭焉不從劉海旣到果請 上親接 上

明齋遺稿卷四十六
又召公卿三司會議金塗具宏張維等皆以爲可見
公進曰臣則獨以爲決不可見也一邊進兵而一邊
言和其心可知豈可以一見退軍也 上曰卿言誠
是然以禮來見則亦不可不見也公又力爭其不可
弘立蘭英等與海俱至公又啓曰賊兵深入腹內劫
以和事愚弄恐喝無所不至無非弘立等爲之謀主
而贊成兇計也且弘立既稱五道都元帥奉賊將之
令出榜誘民其叛逆之狀昭著無疑以蘭英抵金景
瑞書見之可知兇計之所在今計莫若先斬弘立等
梟示藁街以折驕虜之氣也又與憲府合司啓曰弘

立乃降賊之叛臣而自 上賜之坐而見之國家羞
辱既已極矣况聞胡差欲與之抗禮 殿下猶欲屈
意接見臣等相顧驚駭心膽俱裂若此不已則終至
於不忍言之地而後已 祖宗在天之靈天下後世
之人謂 殿下爲何如也君臣上下背水一戰同死
社稷豈忍使我 殿下甘心受辱於虜差乎於是
上欲決意不見而當事者固請接見國人莫不扼腕
公又與憲府合司啓曰鳴吉僨國之罪不一而足早
定去邪不守臨津雖出於一時之謬筭而終始主張
者鳴吉也以和事爲己任凡係討賊之事一切責以

迂怪乃謂狡虜爲質直可信降將爲忠節可尚竭一國之力以充谿壑之慾屈千乘之尊親接犬豕之醜凡有血氣莫不痛惋請命遠竄連十餘章不允公又啓曰李民寘曾與弘立降虜尚保首領已極失刑豈可以討賊之任付諸降賊之人又劾平安監司尹暄棄城之罪曰暄偷生負國棄甲饋師以賊遺君之罪不可不治嚴軍律振紀綱此其機也請伸國法又啓曰振肅軍律今日之第一急務尹暄梟示命下李貴金瑋等不念國事敢生營救之計聯袂登對欲貫大辟其徇私蔑法甚矣請罷職 上命推考又啓曰洪

命者以尹暄幕佐同在城中主將之奔厥罪惟均當席藁待罪之不暇而偃然陳疏救解無公議蔑朝廷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又啓曰國家危亾到此地頭而軍律解弛敗軍將領棄邑守令無一伏辜者人心無以收拾請令各道一一查考姑先使之白衣從軍立功自效 上皆從之時和議已成司諫尹公抗疏有今日之事名和實降之語 上震怒斥以兇慘玉堂上劄伸救 批旨極嚴又下政院曰煌以降之一字勒定予罪名所當拿問而姑先削官付處政院繳還而猶命遞職公與憲府啓曰尹某質直之士也

自變生以後言及時事輒垂淚臣等固知其愛君憂國之誠迥別他人而歎朝廷之有人矣頃日陳疏不過憤 殿下之受辱於醜虜斥廷臣之主和而誤國措辭下語不覺其過耳原其本心豈有他哉賊兵深入劫以和事朝廷靡然順從無復抗衡質以王弟賂以重貨遲遲汲汲如恐不及有目前屈服之意而異先王和戎之道故敢進忿憤之辭冀或 聖明之悔悟 殿下所當優容褒獎之不暇而反下嚴峻之批是豈在廷臣僚所期待於 殿下者哉 上乃命勿遞公以爲遞命雖得還收而言路不可不廓又上劄

陳戒曰玉堂諸臣劄陳所懷不避忌諱非爲尹某地也欲納吾君於無過無非愛君之誠也 殿下反嚴批峻斥使論思之臣若無所容願少霽雷霆之怒以示悔悟之意噫言路之開閉國家之興亾判焉雖在太平安樂之時不可以訑訑之色拒人未知今日何等時也寄國命於孤島瞻四方而靡騁若使後人書今日之事曰城門閉言路亦閉云爾則天下萬世謂今日何如也臣竊痛之 上頗嘉納焉時有納一馬而除職者有領二船而蒙賞者公以爲雖在搶攘之中不可混施而輕予使有功者解體而罔功者僥倖

明齋遺稿卷四十六
也。並請改正。時劉胡自中途復來以絕。天朝去正朔。爲言公與憲府合司啓曰：此一款則大義所在。當據義斥絕。以明君臣之分。天經地義。截然不可犯也。上已與大臣元勳定議。命依揭帖之例。改爲國書。公又與憲府伏閣以爭曰：此事非如送質贈幣之比。以揭帖爲名而不書季號。則是亦去正朔也。寧以國斃。豈忍爲此。又曰：彼將持我書誇示於夷漢之間。謂我國背天朝。去正朔。云爾。則將何以暴其不然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乎。今日廟筭苟冀目前之無事。不思大義之所在。臣竊痛之。咸鏡防禦使李攢逗遛不赴。

難朝廷既命按法而旋復。有酌處之命。公又啓曰：攢以領兵之將。不爲赴難之計。又有訛言惑衆之罪。不特軍律當斬。盡率精銳退避。自保物情。莫不痛駭。請依當初傳旨按律定罪。典翰姜公碩期坐前劄忤旨。黜補楊根郡守。公又啓曰：當此危急存亡之日。君臣上下協心戮力。之不暇。而一言途耳。遽加斥逐。則切恐忠諫之路塞。而恢復之期無日也。命遂寢。又啓論銓曹之失曰：近來注擬多有循私不察之失。節義表著千里赴難之人。獨置蔽地。見輕清議。老病追到之人。皆參首擬。至於乳臭未娶之穉兒。負累得謫之。

土民並擬筮仕之望物情莫不駭憤請堂郎並從重推考劉胡以莅盟一節復來公啓曰胡差之再渡江面已極無謂而即聞引入城內有方便處置之議其媿嬰苟且之態辱國誤事之狀凡有血氣莫不痛惋請峻斥還送勿許入城又面爭不能得胡差既入城言刑馬殺牛等事 命公卿大臣議之公又爭之曰殿下豈忍與胡差同盟乎 上曰事勢如此此即節目間事也古亦有權宜之道公曰臣等之爭至此者只欲守君臣之義自 上若親莅是與絕天朝無異矣願加三思翌日更議 上曰兩司長官其聽予言

上有宗社下有生靈今日莅盟非予樂爲公進曰殿下乃扶植倫紀之君異於凡主今乃若是更無可恃國亾之日臣死之日臣等豈以空言自大乎公於上前責李貴曰公毋順旨阿諛誤此大事貴怒詬不已公曰貴之凌踏至此雖在搶攘之時朝廷豈可若是不尊乎請罷臣職 上責貴而慰諭公公退與憲府合啓曰今日之事尚忍言哉大臣三司國人皆曰不可而一二無識者力主此議疑惑 聖聽臣等竊痛之又登對力爭不能得公以爲前後所爭是大義所關而極言竭論竟未回天言者不得其言其義當

去乃引避曰事之有關於存亡者非一非再而既不
能力爭回天至於焚香誓天引入犬豕此乃天下萬
古無前之羞辱天地神祇亦且憾憾於冥冥臣等所
以痛骨腐心大聲疾呼而不知止者也連章未停誓
事將完將何顏面苟冒言地請罷不許乃與憲府啓
論李景稷之罪曰景稷於莅盟議勘之日終始擔當
至以築壇高處誠心誓盟之說張皇熒惑無所顧忌
請削其職 嚴批斥以構捏公又引避曰賊在門庭
禍迫朝夕泯默苟冒己負初心今景稷之事言之辱
也輿情日激國言未已何敢依違隱忍莫之請討乎

措語未瑩致有峻批何可更就臺席論是非於殿陛
之前乎又與諸僚三辭一疏極陳當退之義 上慰
諭不許公不得已就刻竟論遞景稷又劾晉昌君姜
綏曰綏以秩高宰臣受命使虜恇怯失措拜跪無節
至於資糧芻草欲爲分定受賂賂遺有若應得馬前
屈膝仰首聽命其失身辱國之狀不一而足請削去
仕版 上以年老所致不允既盟之後賊兵雖退而
猶肆殺掠海西諸郡慘被其禍公又與憲府合司啓
曰廟堂徒守區區之和惟恐一賊之見殺申飭諸將
勿令勦擊罷還自募以挫士氣今日之和初出於爲

生靈之計而適足爲魚肉生靈之歸請令廟堂急抄
精銳或水或陸便道取疾禁遏傍掠且以兩道諸將
及鄭忠信金起宗相機進退左右夾持使不得任意
搶掠以救民命 上採納焉公於 行朝終始在諫
省竭忠奮義隨事死爭至於蒼黃之際論陳備禦之
策雖籌臣熟講者無以過之士林之只以儒雅稱公
者至是益推服焉賊退連章乞免竟解職四月復拜
諫長又呈病遞及 大駕回鑾公與李貴同入侍公
又陳講和之非因斥貴主和之罪貴怒甚曰岳飛有
可勝之勢而秦檜主和殺飛故爲萬古罪人今李某

徒能大言不顧宗社存亡韓侂胄之類也仍詬詆不
已臺諫以面辱言官論貴請罷貴復上劄自辨 上
乃下教曰贊成李貴功存社稷浮妄之輩肆意慢罵
至以梟示等語論之豈非可駭之甚者耶所當嚴治
而但廟堂以後弊爲慮故姑置之諫院以貴之請治
言官乃喪邦之舉論以罷職不叙又請還收嚴治臺
諫之命 批旨尤峻公縮縮不自安久之拜大司成
戊辰四月遞拜大司諫八月又拜吏曹參議呈遞己
巳四月拜兵曹參議十月移大司諫逾月而遞庚午
九月又拜兵曹參議辛未二月移拜弘文館副提學

時太祖影幘有回祿之災公以爲災異莫大於此
上劄陳戒以開言路爲要 上嘉納焉四月移左承
旨時 上命引接靖社元勳而勿令承旨史官入侍
公後日登對啓曰人主動止史官必書諸冊况大臣
勳臣俱入侍而政院不得知史官不得書實爲大謬
既往雖不可追而請後勿爲例先是李貴袖進一私
書蓋崔有海與華人宋獻論禮問答之說而主張追
崇者也至是公入侍講筵進曰凡人臣之上達文書
必關由政院此金石之典也頃日筵中李貴袖進私
書此近古所無之事外間皆懷疑訝請下其書以解

中外之惑且明人臣不敢私進之義 上答以當留
念及追崇議起三公力言其不可而 上不從命收
議廷臣公以爲國家大事有疑然後方可廣收廷議
今日大臣皆以爲不可則豈可復議於廷臣乎遂封
還其傳旨 上乃命直爲奏請曰 天朝不許則予
亦無辭公又封還至於再三玉堂上劄爭之 上以
玉堂爲脅制上下命拿鞫公又封還其教而啓曰儒
臣職在論思有懷必達乃其任也人主惟宜從容察
納求當於理而已豈可施之以無前之舉有若忿激
者爲哉 上乃命削職遠竄公又爭之不已 上問

于政院曰臺啓中昭穆之說予學淺未能解惑承旨
爲予詳陳公啓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爲五今我 宗廟自成廟至 宣廟爲二昭二穆
則合司所論昭穆一款是古者五廟之制也據禮考
經似無所疑矣 上答曰臺啓所論昭穆爲光海時
而言也古今安有無禰位之廟又安有二高祖之廟
哉承旨徒知營護臺諫而不念告君以實之義以此
觀之則古之指鹿爲馬無足怪也公以 嚴旨待罪
不得遞時 上因災異有旨求言復令該曹審理冤
獄公乃因此會又備陳追崇之不可輕議儒臣之論

事被罪衆心之拂鬱上下之否隔辭意懇惻 上乃
命寢奏聞宥還諸臣他日又入侍 上謂張維曰追
崇之論卿主張不可是何意耶維備陳其非禮公進
曰張維之言極詳此外無容他議也今日之論非獨
維爲然實舉國公共之論也 上曰每以德宗追崇
與今時不同云此甚未安矣公對曰 德宗受命爲
世子則禮所爲斬衰三季羣臣從服者也與今日之
事宜有間隔矣然 德宗時羣臣猶或力爭矣又曰
凡事不從君上之所願爲者難順從君上之所願爲
者易今日廷臣皆以禮導 君上朝著間公議凜如

此扶植國脉之根基也 上不答乃曰爲親之事不盡則未安予欲尊親耳公對曰事親必以禮神不享非禮若以非禮事之非所以尊親也未世之君或有追崇其所生者而先儒之論甚峻是不可不念也公當議禮方張之日同僚以公熟於禮經大小啓事專委於公公前後敷奏不避觸犯致命之過當者輒皆封還以是大忤 上旨特除公州牧使憲府爭之浹旬不能得公以恩譴不可遲留促駕赴官沙溪先生家在隣境方寢疾公馳省之及其易箆主治終事一遵古禮正言尹鳴殷陳疏言事有李某以直補外之

語 上批極嚴仍下備忘曰近來人心浮薄俗尚乖當無廉恥而有奸僞者謂之直臣良可痛心頃者李某下問之事不以實對指鹿之教略不媿懼可謂無忌憚患失之人予以近侍之故不以其罪罪之此予不嚴之過也季少無識見之輩反有所云云若此不已則黨與日滋茲僞漸長國不爲國李某從重論罪一以重國體一以定是非何如政院議啓蓋公補外之後李貴入侍極言摺斥曰李某教子呈疏而欲令君上屈於其子頃日傳教有何悖倫亾國之事而敢爲封還乎蓋 殿下不嚴之致也時公之子副學公

明倫彙編 卷四十一
以諸生在太學封章爭追崇故也又曰李某大是不善之人而皆謂之正人君子以黨亾國之言誠是矣上入其說適政院有封還啓辭之事 上批曰爾等徒學公州牧使李某餘習至是 天怒加激遂有此教而指鹿一款即申罪昭穆之對也政院回啓曰李某以經幄之臣有補闕拾遺之志遇事敢言斷無他賜而補外出於特命殊非 聖朝之美事諫官之區區論執實出於愛君之誠而不徒不爲嘉納反下論罪之教王言一播所係非細敢此封還事得中寢而公以 嚴旨震疊惶恐不安棄官而歸在散四季

恩命不下而清選有關輒以注擬公尤以爲踈踏遂又求出爲舒川郡守到官省賦歛勸農桑詢瘼瘼訪孝悌朔望必親詣鄉校展謁會諸生講討勸獎疊疊不倦方伯李公安訥書其考曰清如玉壺惠似春風尋又褒聞 上下政院問其虛實又命該司核其田賦軍政無不修舉於是擢拜刑曹參判以歸舒民鑿巖石鐫頌清德丙子冬虜兵猝至公扈 駕入南漢山城以協守使登城守堞暴露風雪不敢少退知國事無復可爲時與同志諸公相遇握手痛哭而已及 大駕出城還都前大司諫尹公諸人以斥和被

諫公自以丁卯之事既所擔當則雖有前後之異不當獨免乃上章自劾曰臣昔在丁卯忝冒諫長安陳斥和之論臣亦斥和之人也近季以來長在外邑若使臣在可言之地則尹某等諸臣之言安保其不發於臣之口乎臣雖不及預於前歲之絕和臣之本心猶夫丁卯獨脫罪案寧不厚顏自是杜門歛迹語及南漢事輒慨然流涕曰自此不復言士論矣每於夜中誦文山對策及胡潛庵疏未嘗不擊節悲咤北使之來所謂迎勅見官等禮一不出參凡公事不改崇禎年號 上以各司所書不可獨異爲教公遂累

章乞遞是後除命之下輒辭遞或事有係關君德及朝廷大是非不得不爭論而他餘細事不肯嬰念曰今日盡入於左袒之曰不得先所當爲而顧徒爲苟且屑屑事耶五月以扈 駕陞嘉義力辭不獲拜大司成移大司諫時言路論金自點金慶徵等罪而上不允公率同僚連章以啓曰自點以一國元帥縱賊深入君父被圍不即赴援已著之罪更無可問慶徵受檢察之任守禦之備一不措意賊兵臨江徑先逃走致 廟社淪陷申景瑗任居副帥敗俘不死李敏求一時逃走厥罪惟均請並依律定罪又啓曰今

日國家之一敗塗地者皆由於軍法之不行孤城被圍之日諸路受賑者無一人赴難而尚保首領晏然在職日後誰復爲國家忘身奮義以救君父之急乎銓曹以丁好恕擬西銓公又啓曰丁卯之難平壤黃州一時潰城好恕以當時主將獨免軍律其時已有失刑之譏今日失律諸將按法之時不可以此人晏然在職請勿齒仕版時臺閣之遇事規避者輒託細故引入朝議欲革其弊使於立落論議之際從其多少如玉堂例公以爲意見不同則當極言力爭各陳所懷豈可含糊苟同於臺席之上哉玉堂臺閣事體

不同設有不好之論遽發於席上而從之者多則持正議者其可謂從多而終不得行其議於其間耶欲以矯弊而適以增弊遂啓寢成命未幾辭遞七月又拜大司諫兼同知經筵與憲府合司論金瑬尹昉當難偵事之罪又請罷左議政李聖求不從八月移行左承旨又歷拜大司憲刑曹參判大司諫十月又歷拜大司成承旨兵曹參判同知義禁府事十二月還憲長與諫院合啓復請金瑬尹昉圍籬安置曰瑬身兼將相安危所係金自點之不合元帥愚婦之所知而以易將爲難玩愒因循終致國家之破亾知子莫

如父非不知慶徵之不合重任而首據備局之坐從而許之謂之圖授不亦可乎昉則癸亥以前固贊士大夫也癸亥以後爵位過於人器久居鼎軸容身保位及受 廟社之託一任慶徵所爲無意防守敵兵已到江岸則爲昉者所當急奉 廟社嬪宮登船以避如元孫之行而惶恟遲回不知大義所在只以徑往敵陣爲可以解難終使 廟社污穢嬪宮淪陷神人之痛尚忍言哉 上竟不允未幾又命收敘公又啓曰昉塗俱是亾國之大臣塗則誤國防則失節豈可隨行於大臣之列哉 大駕三度播越終至於亾

國者皆是昉塗之罪也又劾金世廉蔡裕後洪柱一梁曼容等停請罪慶徵之啓或削或罷時臺啓請罷諸宮家漁箭等事未蒙採納公乃啓曰 殿下悶國家之多事慮民生之倒懸旣已減祭享而罷御供矣又將罷貢物而革民弊矣獨於漁鹽一事牢拒至此不過牽於私而不忍奪也目今人心之怨叛變異之可畏比亂前不翅百倍苟可以利國家慰人心則宜無所不用其極重諸宮而輕 宗廟豈非未安之甚者乎又劾都承旨尹暉曰暉特授之命出於清人之識面今則別無句管可用處請命遞差已而遞付西

樞戊寅又歷憲長拜副提學累疏遞免又自諫長移
都承旨自亂後軍國事率多秘諱至使臺諫史臣亦
不得預聞公乃啓曰謀國者爲此一時權宜之計而
第國家大事豈可使秉筆之臣不爲預聞乎况臺諫
爲人主耳目隨事糾正乃其職也亦豈使全然不知
乎恐日後之弊終至於難救也時有倭警上引公
卿議之公啓曰倭之來否不可先知只當繕甲治兵
專心備禦之策我國亦千乘大國也豈有每屈於敵
兵之理哉仍言不擇將帥之弊廟議欲以倭報通于
瀋陽公曰倭之必來旣不能知而徑通于彼彼若以

萬餘兵先守湖嶺我國將何支保時諫臣沈大孚言
事忤旨一疏卽遞公封還言其不可六月遞付大護
軍俄拜同知成均又歷憲長復長玉堂掌令柳碩等
論清陰金公尚憲日以遺君構誣甚慘公上劄辨其
誣且劾碩等曰 殿下出城之際滿城臣民孰不欲
爲 殿下死以效主辱臣死之義乎蒼黃危急忍
死苟全以至今日其時獨金尚憲鄭蘊兩人挺身奮
忠甘心欲決不忍見君父之羞辱百僚三軍無不憐
其志而義其人也尚憲當初解職在外絕無仕宦之
念而猝聞 君父之急永訣妻孥顛倒入城當此時

尚且忘身赴難不顧生死及至敵兵收還風塵稍定
之後始出遠走自便之計乎死守之論既不得行自
決之志又不得遂彷徨歧路不敢復入都門屏處溪
山謝絕人事自分爲天地間一窮人其情亦憾矣以
尚憲憂國之忠而反謂彰國之惡又以不事污君等
語欲置於極律吁亦甚矣尚憲持論太激不容人過
柳碩之爲尚憲所淡斥國人所知也摺摭尚憲情外
之言以爲自己報怨之地又以樹黨誤國之說欲爲
網打一時之計其意豈獨在於尚憲哉時火色甚盛
公獨立抗言不少俯仰遂爲邪黨所劾遞十二月拜

兵曹參判尋遞自是久在散班己卯九月特除鍾城
府使蓋公會過一勳戚極言時諱至是有是命或疑
其由此云諫院啓請還收 上答曰李某善治使北
民蒙惠可也領相崔公鳴吉右相沈公悅聯劄以爲
李某之清白善治明主知之審矣經幄老臣未有大
罪只坐善治遠投荒裔惡在其勸廉吏耶 上乃勉
從明季庚辰又特除驪州牧使未久移拜江原監司
蓋公於前後北使之來一不參郊迎之班及是適有
北使公不欲出站首相洪公瑞鳳慮公被罪使銓曹
啓擬有是除公自莅關東嚴黜陟革弊瘼人心洽然

時藩中推劄漢人公歎曰不自期吾身當此舉也只以若干塞責而已辛巳十月秩滿歸同知中樞兼同義禁十一月拜大司成經亂以後學校廢弛公申明規制雖大寒盛暑每朔望晨入聖廟焚香引諸生通讀心經近思四子等書問難文義講討蘊奧惓惓開誨間有惰怠者榎楚以懲之上庠旬製及學生陞補必以儒家事蹟爲題俾士子有所興慕禮遇青衿凡於養士之方靡不用極遠方之士或有疾病則資以藥物兼飭典僕盡心救護多士無不感悅公在是職三年不遷人皆謂鄭守夢後一人癸未三月移拜大

司憲兵曹參議閔應亨入對極言賊臣沈器遠縱恣之狀因有李某素稱諍直而未免含默之語公當引避而器遠貽書緩頰公不答乃自劾曰應亨盡言不諱忠讜可尚其正直無私如此遞拜都承旨又連拜大司憲大司諫九月自副提學移大司諫十月還長玉堂 上爲元孫極選宰臣有學識德望者差輔養官公與趙公翼金公埵金公集等並應是選上章辭上答曰卿有才有學允合師傅之任勿辭甲申正月公方在經幄而 上久廢經筵公入侍啓曰目今天災時變民瘼邊虞無非可言者而請先格王心久廢

經筵常近宮妾喜怒以私賞罰失當惡聞逆耳唯樂
順志臣竊慨然 殿下反正之後三經大亂丁卯之
亂甚於甲子丙子之亂甚於丁卯猶不警惕上下玩
愒今若有亂則禍必甚於丙子也 殿下誠能反躬
自省先儉約以禁奢侈恢公道以用人才杜倖門以
正官方省浮費以施實惠虛已聽言親賢遠色則其
於轉危爲安也何有噫天心之向背人心之離合只
在 殿下之一心 殿下之政漸不如初無他格言
不聞而心學不明也繼自今請開經筵以講治心之
法又曰當此賑飢之時一邊營建於心不安請停儲

承殿役以待秋成 上皆嘉納二月遞拜大司諫七
月還拜副提學時沈賊器遠謀逆伏誅宗室德仁以
推戴出於賊招顯有情迹而 上欲貸之公與同僚
劄陳逆順大義力爭行法 上偶跌仆不豫公上劄
曰動靜交養敬義夾持然後周旋中禮折旋中矩古
昔聖賢既持其志無暴其氣下堂傷足三月不出持
身行己不可不嚴况人主一身付託甚重一失其寧
宗社爲憂存心養性之功尤不可有毫釐忽也夫心
不存便亾不亾便存願 殿下益篤修省端本清源
祈天永命置在此矣又曰 殿下以大有爲之資撥

亂圖治二十餘年孝友恭儉出於天性聲色貨利絕不挂慮未嘗殺一不辜而好生之德洽於人心轉危爲安此其時也而十季皮幣國力旣竭千里轉輸民生已困崩潰之患不朝即夕每一念至流涕痛哭生民之憔悴守令之貪污也守令之貪污贓法之不行也言路開閉興亾所關讒諂面諛者進則直言敢諫者遠矣伏願 殿下循公議嚴其贓法則立懦廉貪愁痛歌頌矣培養直道屏黜諛佞則朋來盍簪君子得輿矣又曰 殿下經季違豫久廢引接軍國大政何以面稟伏願引接大臣咨訪庶務召對儒臣論

難經義如有不安之候則卧牀而見之倚枕而對之庸何傷於都俞吁咈之際乎又曰綱目爲書治亂興亾開卷瞭然後來之龜鑑也調攝之中雖不得躬親展讀使筵臣進講而清心傾聽則古今成敗皆吾之師而聖益聖矣又曰山林川澤與民共之王者之政也諸宮家圖出立案山則禁其樵牧水則督出地稅內司之陳告滋蔓叛主者爭屬軍保之定役不均有力者脫漏宮闈不嚴私謁競進紀綱日頽玩愒成習癘疫連季十室九空弭災之策不可他求轉移之機惟在 殿下臣等旣以存心養性節宣調攝之本倦

倦於前復以今日切急之弊樓樓於後天德王道敬
義既立則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固國安民
萬億年惟休矣劄入 上極獎之以爲嘉言至論九
月移大司憲尋遞十月又拜而持平李堧論戶曹判
書李溟貪鄙 上嚴教斥之公啓曰李溟不謹掌財
人不敢言而獨堧抗言衆論咸快孰不曰憲臣風采
當如是也忠謹可尚直氣宜獎而 聖上不察摧折
論事之臣負罪者無所懲懼國家設耳目之意果安
在哉時將薦銓郎沈熙世金益熙各以所親爭其先
後熙世先引成楚客擬望益熙爲執義欲劾熙世來

見公言之公答曰凡論議若非關係大是非則自相
攻斥乃是攜貳之漸而終必至於難救之境矣其後
益熙爲司諫竟劾熙世及楚客而反引公言爲重公
乃劄陳益熙所論之不是引證之爽實其事輾轉益
激 上疑郎官之專擅命竄熙世等五人兩司請還
收熙世尋死而 上猶不允公上劄言惟仁者能好
惡人好惡得其正則賢愚善惡咸得其正而無一夫
向隅之泣矣熙世之薦楚客傷於固滯益熙之攻熙
世病於忿憶均有所失豈可偏治况其人已死羣情
咸惜 殿下其亦惻憐之也副提學俞伯曾論李景

曾貪鄙而以兩司之不効爲言公乃自劾極稱俞公之忠直十二月兼世子左副賓客時鼎位有缺而正卿之列無可擬於卜相者廟堂請選於亞卿而陞之上許焉於是舉公首擬刑判以徐景雨副之徐公愛點因而入相蓋公立朝侃侃忤旨者數故也輿論稱屈昭顯世子薨國制爲世子齊衰期公以爲長子之喪禮當斬衰三年將構疏以爭李景奭李植二公聞之請與同疏乃聯名以上之不納該曹復以三十日除制定式百僚之服亦定以齊衰三月公率同僚上劄曰君爲長子斬衰羣臣從服朞重宗統也今者降

以朞季而禮曹又以三十日爲式不敢知此出於以日易月之制乎只倣士夫式暇之規耶揆以彼此俱無所据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姑停三十日之除而殿下以公除之服至期而除則似爲得宜 上命詢大臣終格不行乙酉六月 上將立 孝宗大王爲世子命召大臣六卿三司長議之時公病暑危重聞有 召命扶起促駕子弟請止公曰自 上召公卿必有莫重之舉一縷未絕豈可退坐以負三十季事君之義乎遂昇疾至闕門外大臣以下見公病甚皆曰不必強入當以實狀白 上公對又如右旣入

上令公卿各陳所見公對曰帝王家事極重且大雖上古淳厚之時必以繼嗣爲重况今衰亂之世如或變易其經常之道則人心必致疑惑時公強疾以對語聲頗低 上曰史官當書之卿宜高聲而詳言之公更對曰 宗社大計但有經常之道而已未及畢說熱鬱痰窒神氣昏塞公不得已暫退廊廡之下稍俟氣定而欲復入以畢未盡之懷則登對已罷矣負出待漏廳良久乃醒俄因臺諫之論執李景曾事上下嚴批以公爲託病徑出臺諫之不論爲可駭大司憲金南重以下並引避悉陳公病狀 上怒甚特

遞正言張次周政院封還 嚴旨掌令梁曼容持平金重鎰亦陳章仲救都承旨沈諮因審理上疏以上下之阻隔老臣之含冤爲言 上下其疏備局回啓有曰李某重病羸敗舉朝所知觀其行步氣色 清光咫尺似當洞燭而千萬慮外反下 嚴教四方之聞者必皆相謂曰 聖上之於近臣尚未察其病形遐方鄙屋之疾苦亦何以察之云則豈不爲 聖明累乎 上答曰李某事予非倉卒遂詐自前每當清使之來稱病不出豈有清使之來而必有病患之理乎頃者之事予非謂全然無疾觀其容貌亦知有病

但初不來則可既來之後諸議未決是非未定而徑先出去余甚非之矣然羣議如此予甚慙赧金公塗李公景奭金公墳前後伸辨上意稍解公具疏請罪上優容焉公自是年夏沉綿枕席竟以翌季丙戌八月二日易簀計聞遣禮官弔祭如儀十月權厝于衿川三聖山先塋之下己丑四月永窆于未坐丑向之原公再參從勳贈左贊成後又以公之長子副學公有原從勳加贈領議政公初娶稷山趙氏生員稷之女不育再娶長水黃氏翼成公喜之後學生佑之女秉德履禮婦道甚修亦先卒于萬曆庚

戌生一男一女男曰之恆副提學女適應教李海昌三娶高靈申氏學生得濬之女生一女適郡守趙億側室有二男二女男曰之愷主簿曰之恢女適生員辛暎次吳鳴道副學娶參判申鑑女生三男三女男長曰元龜牧使次曰重龜縣監次曰徵龜都事女長適察訪金世珍次適士人鄭一陽次適士人權斗相應教生二男二女男曰晚堅晚益女長適士人沈樟次適進士李文啓郡守生四男二女男曰任重得重奉事曰萬重益重女長適士人朴泰成次適進士金萬培之愷一男曰正龜之恢二男三女曰玄龜夏龜

吳鳴道一男曰得朋一女曰進士金萬柱牧使四男
二女男長曰震壽文科佐郎次益壽修撰次泰壽進
士次有壽女長適士人盧重徽次適進士尹世緯縣
監三男一女男長曰觀壽進士次奎壽縣監次台壽
女適文科府使李宜昌都事二男三女男曰基壽女
適士人鄭壽崙餘幼內外曾玄總百餘人公孝性出
天常以早喪怙恃未及伸奉養之誠痛結于中每授
人小學書至爲人子事父母盡孝處未嘗不哽咽曰
如我者雖欲孝誰爲孝乎家居窮甚而四時薦享季
秋禰祭一不闕廢當其祭時自室堂之奧至垣墻之

內必躬臨淨掃粢盛之供再三周視務盡精潔祭之
日夜半而起盥櫛更衣以待雞鳴若考妣忌辰則寢
處草薦無異塊苫中人末年嬰疾不能躬奠俯伏席
末涕淚橫迸一家親戚莫不感動公有兩弟一妹恐
其不能成立孜孜教督有時對坐案頭徹明不寐弟
亦窮甚每念之不釋寒暑家人進節衣則必先以與
之有合口之味則必分送之常曰此生於世不可得
者同氣也視羣姪教誨而戒勉之無異己出然兩弟
在公座亦終日危坐雖衰老之後亦不敢有情容諸
姪亦有操心而礪行者公之教也在湖郡時庶妹在

隣邑邁癘公聞促駕往其家聞公至使其子邀於路
請毋入公曰我無父母豈以傳痛爲慮凡人疾病尚
不可忽况同氣乎竟入見而救之鄉人傳說而歎服
焉家世素貧十季昏朝固窮自適嘗與李公顯英討
話日昃始進糲飯李公歎曰不料公尚未朝供也蓋
公神氣不憊談笑自若故人初不之覺也平生惡關
節立朝以後未嘗以私囑把筆雖子弟親戚不敢以
請簡煩於公尤嚴於辭受之義雖微物無名之饋不
受嘗避癘在寓久有一鎮將餉以米斛魚饌蓋其人
當清陰金公之拘囚龍灣千里往候者也公嘉其心

而常頗款遇故有此饋公留其饌而却其米平居不
有疾病恆處外室終夕無傲惰之容幽獨尤加謹焉
待人接物盡其禮敬不以微末而忽焉或以受學而
至則雖童穉必正衣帶見人之區畫生理者則輒以
市井斥之對人必談孝友親睦忠君悌長之道如是
而善如是而惡如是而正如是而邪之理聞者感竦
其立朝尤著譽諤之風聞人之阿順君意者則曰婦
寺也雖雷霆摧壓而抗直不撓 天怒常爲之回眷
其處臺閣正色裁物朝著肅穆至於在經幄任成均
則又誠意懇惻必欲展布所學由是士望益隆而一

時善類爲之依歸焉蓋公資稟剛方器宇凝重蒙養以正長益自力尋師求道終始一心克底於成德常曰四書五經與史書有異一字一句皆有所蘊不可徒事口讀也沉潛玩味必究其義雖在倥偬中公務少屏則整襟跪坐且讀且思及其暮季猶不釋卷訓教後生輒誦而授之尤邃於禮經卿士家有疑難之禮必俟公而正焉慎獨齋金先生與公友善凡於去就之際必相咨訪遊公之門而問學者如故掌令鄭澆進善申碩蕃參議李惕然諸公皆爲聞人焉及寢疾子弟將迎醫公謝曰以尼父之聖晦翁之賢壽不

過七十餘矣吾無聖賢之德學而有其壽又希其過耶世道衰亂極矣速化而歸豈不樂哉病革公之婿李公海昌請所言公曰吾於人世無所係戀矣終無一言嗚呼此公之終始也早丁昏亂守貞而不渝中際休明秉直而不回及夫乾坤蕩覆中國左袵則不復有意於當世矣位不滿其德施不盡所蘊士林莫不悼痛然其衛道距諛之辨明於星日尊周斥夷之義凜如霜雪斯文不墜謹議昭垂將俟百世而不惑則其所以行其所學而措諸大業者抑又何加焉拯後生也未及掃公之門而拯之祖考八松府君當甲

子丁卯之難實與公爲玉堂薇垣同僚前後論啓無不同之而祖考之被嚴譴也公又極言明其志節以是平生慕仰公固已異於他人矣公之孫牧使公嘗請於吾先子狀公之行吾先子既已諾之而以家狀未就竟不及焉乃今手具公事蹟一通授其子秦壽來示於拯曰先祖之捐館候已四紀矣兵燹之後文籍蕩然加以家運屯否憂厄相仍先君顛頓疾病之中裛集未完今以所得於耳目文字間者略爲收錄如此竊恐衰喘易化使一二餘存者亦復泯而不傳願子之念舊誼承先志著爲紀實文字以示後世拯

謹受而莊誦身顧以拯學識淺短文詞卑陋加以衰病凋耗未敢遽爾承當而牧使公奄然逝去既已無所於辭公之外孫趙友得重又以書來曰吾祖與八松公古所謂生同志死同傳之契也子其勉旃於是謹因牧使公所述而序次之如右惟不足以發揮公盛德之萬一以副幽明之託是懼云

